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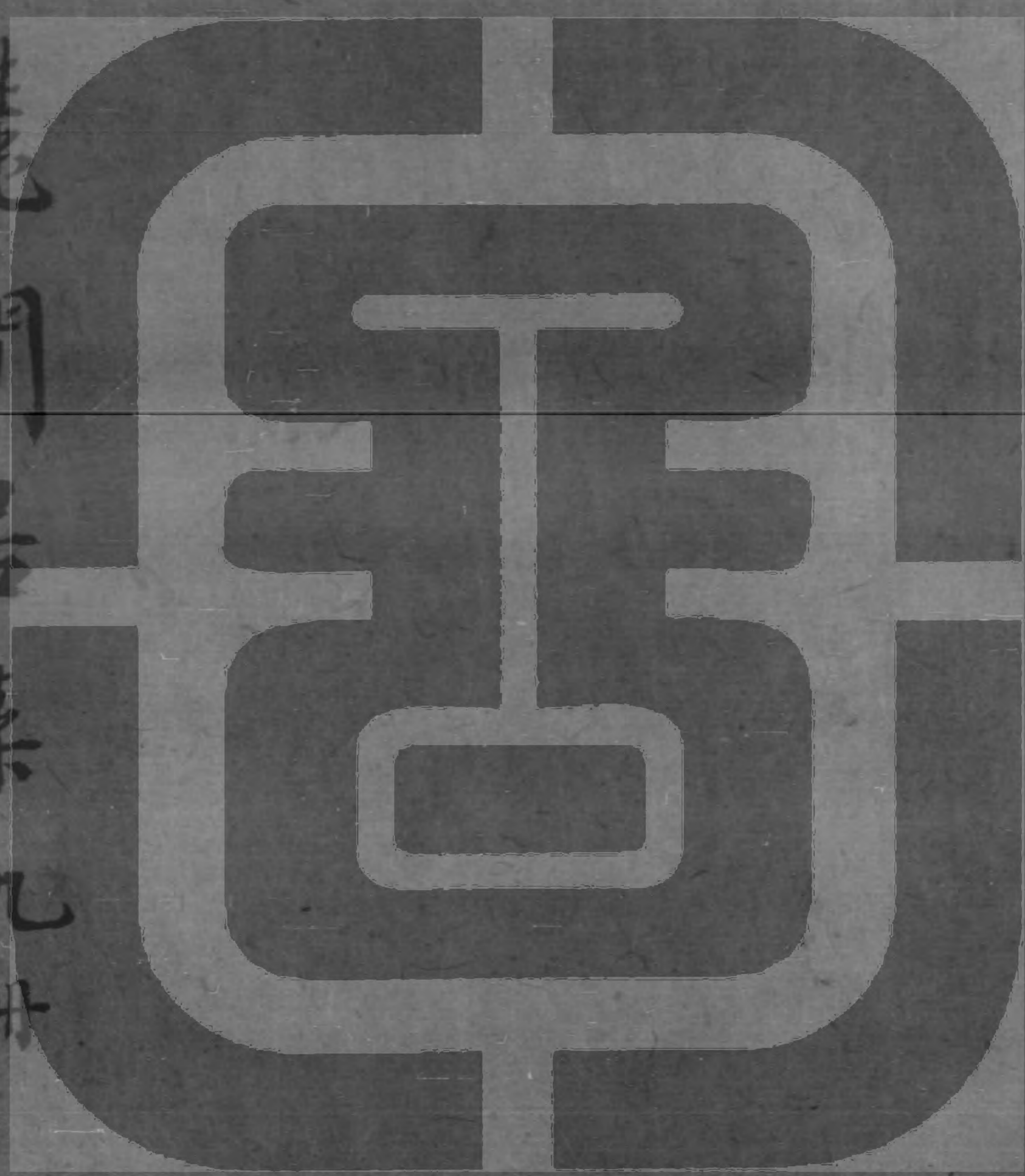
李中

麓

間

居集

九册



李中麓閒居集卷九

墓表

行狀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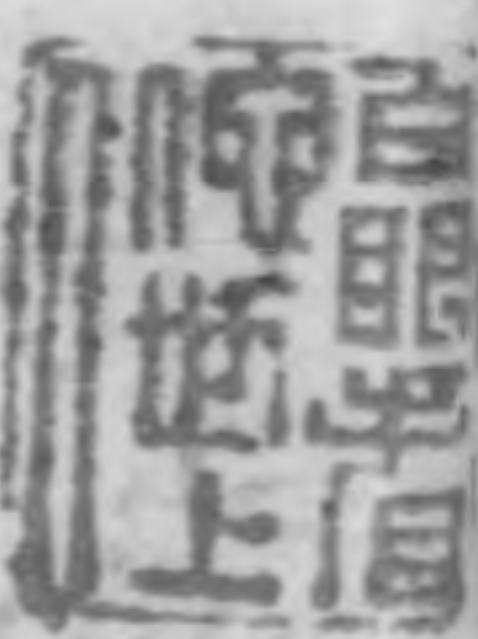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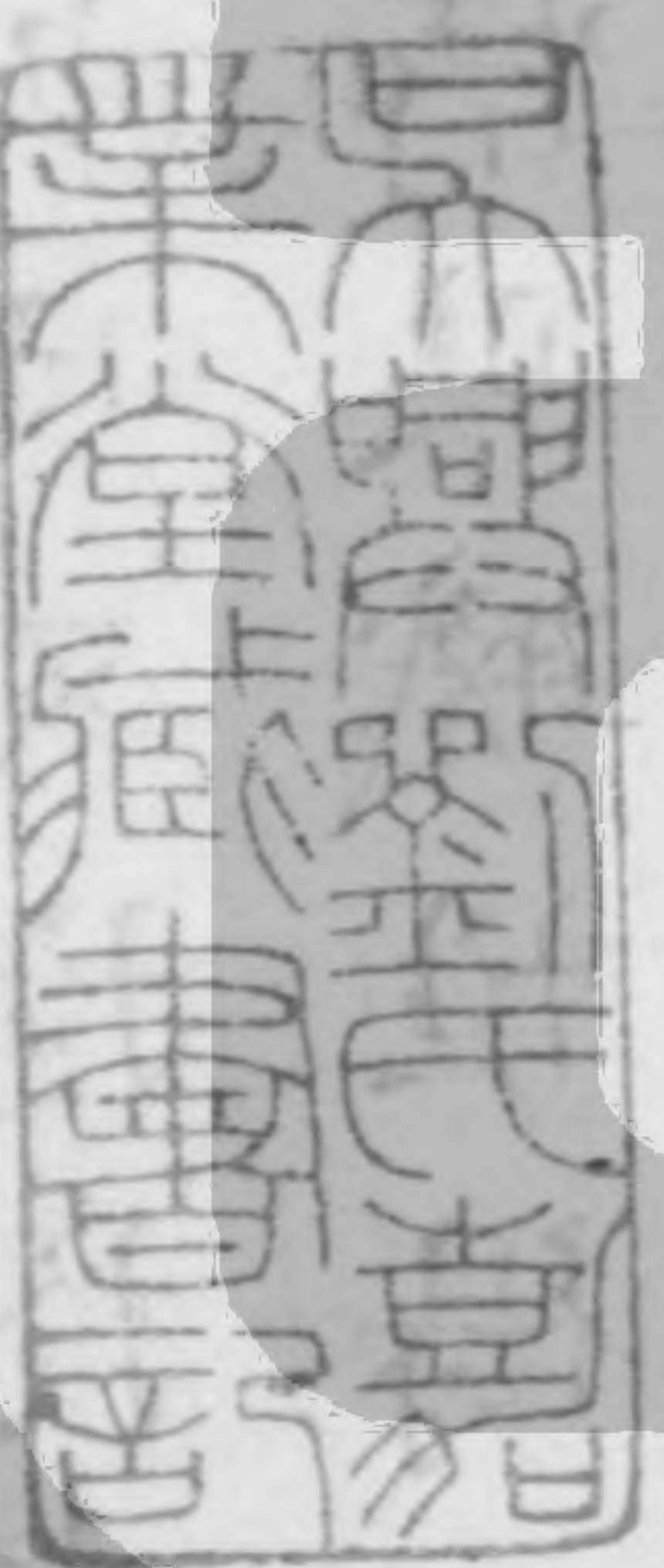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九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九

墓表

處士張公配劉氏墓表



章丘李開先著

古有為人表墓者矣必素知其入者也不然或
得於親友之傳授跡其實而為之言然亦慎重
不敢輕以應酬他作例之蔡中郎以文豪於世
高官貴人求者正宜不少顧獨以郭有道碑為
無媿蘇長公生卒少勒金石之文今其集可考

也作之难以其稱之難耳苟稱而可以作必
拘人之識未共夫官之崇卑有無哉滑縣尹以
其祖父母墓表走使致辭束帛為禮東來徵文
於中麓山人素知山人慎重不輕以文予人者
予則入信之其辭有曰佳胤不幸祖父生而不
得見其成立祖母歿而不得共之永訣葬在甲
寅年十二月十九日又拘於官守不得撫棺哭
送以盡子孫之情其職惟得一言以表庶可緩
罪狀而泄哀衷山人與光州劉嵩陽為友劉

嘗知重慶府拔佳胤於童冠中今尹滑有異政
雖年方熙妙而事皆老成如捕京盜安流民則
其尤著者也因友以知其門客因孫以知其祖
父母事有據而言可表者表也所以表其
表之者也他不及詳書其可傳數事以貽之
以竢葬後揭之墓上按狀張氏蜀之銅梁人也
以避元亂自麻城徙居高祖曰天祥生英之生
迥配汪氏乃唐越國公華之後同邑進士源之
女也生三子長仲咸早季則處士諱英字孟陽

四歲失怙十五歲失恃家事駸々乎落莫矣處
士遂不能讀書改業于藝以為衣々食々計隣
隣有說之者貸貲富室為賈射利不愈於藝而
可耻乎處士正色拒之曰求也藝志道依仁必
以游藝終之聖如夫子亦云不試故藝藝可少
哉其後家因漸裕而儉約則如落莫時見鄉人
有以財自雄以樓第裘馬相高者每述古詩叅
以己意刺之毋存日事之竭力近遊不崇朝遠
遊不出境簡直之性似與世寡交和易之懷則

與物無忤暇則歌詠棊酒自娛日常好觀史書
古今廢興歷々可指諸掌晚年習靜閉門却掃
厭親入事縣大夫以其齒德俱優聲實兼茂與
令格相合欲請以為鄉飲上賓處士過謙自以
為吾雖未嘗有惡亦未嘗有善豈敢濫叨朝家
大典竟辭之里有鬪爭少得一言以為平不願
聞諸官人皆以張正公目之先娶曾丁二氏繼
則今劉氏性嚴明持家有法御衆有恩敬以事
夫勤以教子所以夫無內顧子有賢名而孫因

以早成居常自恨不及養其舅姑宅心處事有
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婦德雖含章不耀然稱之
者無間疏戚古來人家之興豈獨其君子賢哉
而婦德有助為以為可偏舉獨成者不知齊家
者也處士生於天順甲申卒於嘉靖戊戌享年
七十有五劉氏生於成化戊子卒於嘉靖癸丑享
年同處士女一曾出適向復宗子一名文錦幼
負奇質見為邑庠名士可取上第躋高位娶沈
氏妾賈氏胡氏子二長宗胤娶謝氏次佳胤娶

向氏舉庚戌進士尹涓徵山人之文者也孫女
一側室賈出曾孫男三叔琦叔呈叔璘曾孫女
一尚幼葬於城南飛鳳山之陽龍劔復合玉樹
雙瘞此其表之可槩生前而名身後者鏡石千
百年勿共毀

先大父處士墓表

嗚呼是表也蓋承父志而述祖德云大父諱聰
字文慧為增廣生苦學工篆將棄而之田有止
之者輒笑曰登鼎甲而躋膺仕吾非惡此而逃

之命不可強無如躬耕養親以甘吾志分家富
不以名止以樂施稱者數百年至大父施而兼
及緇流不御酒肉終其身有勸之者輒又笑曰
非惑其教耶以結善緣而薄滋味耳識者知其
為養生家也居憂三年戚容有如初喪兄弟四
人大父行四處三兄白首無間言行則撰杖屨
病則待湯藥長兄深信陰陽禁忌嘗市穀數百
石買主集小車五十輛來自四十里外乃取年
書觀之值甲不開倉來者請之愈急長兄執之

愈堅遲一日則包償一日雇覓錢天且蒸濕欲雨
大父見其兩難從而借共之曰陰陽果驗寧索
吾家勿以貽兄憂好脩不止一事此其表表者
也開先生雖晚幸而猶及見之偉軀幹美丰儀
聞之鄉人少年有氣力能舉重數百斤接之敦
朴不文然百工技藝無不精徹以正德六年三
月十四日卒壽年七十九十一月十二日葬於
村南祖阡配高氏善理家善事舅姑造飲食精
美出以款客客雖飽亦無不加食者以嘉靖四年

六月初八日卒年八十九十二月十三日啓祖
墓合焉父嘗謂不肖曰不知祖父行事或知而
不傳豈得為孝子順孫此表不敢假手人文之
拙陋有所不計云李氏原隴西人諱演者避金
兵携貲走長城嶺世號長城李亂定卜居北至
綠原村近村有蔡范二姓蔡菜也范飯也有口
實可長子孫取義定居遂落籍章丘五傳而生
進以驍勇為元都統有保障功支屬有為承仕
郎沙縣尹者有為江西行省文學者又有濱州

知州驍騎尉追封章丘縣子者八傳而生士秀
士秀生子瞻子瞻娶王氏是生大父大父生吾
父諱淳舉人歿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兩娶俱王氏次諱溫娶王氏女三孫男五開
先繼先承先孫女七重孫男五重孫女三玄孫
女一

勅贈安人項母周氏墓表

客有携項氏家乘過中麓子山房者中麓子讀之
至慕萱錄見詩文爛然盈帙皆為項母周安人

人作者也。因廢書浩嘆，婦持陰教，言不出閭，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不有賢嗣，肖德文事，闡微則閨範無聞。後之傳女史者，何所籍而列之？國史乎？濟南太守公以書禮相加，委中麓子表其母之墓，因返其禮而發其書，即慕萱錄所嘗讀而知之者也。中麓子以虛聲蒙忌，何幸獨為太守公所取，又何幸得託名於諸文士？後昔王庾必得孫綽之碑，而後刊李友不得韓愈之記，以為耻然，豈敢當是哉？於是述而論之，曰：昔歐陽

文忠公葬母廬陵士夫以文祭者無慮千數，其所取者則在於孟軻氏母教其子為大賢，有子如軻可以無恨。然孟母之教必待三遷，今項氏居傍學宮，安人所以訓其子者，每借學為喻，而而以孟子為期。太守以名進士，歷能司寇，而知省下繁難，首郡才敏而事不煩，規定而民不擾，章為屬邑，近而得之最真，即初政可卜有終，據為牧足，知大受其弟，則勵志持行，可不愧世。胄而能拓家聲，安人原以世宦女而歸世宦家，性

本溫淑因姆訓而為賢婦宜易為功幼嘗受女
誡即口之不置如素所誦讀嘗學女工即手之
不釋如素所習閑父蓮塘公喜之嘗曰吾女若
為丈夫不在其兩弟瑋璨之下及笄而字也即
孝養其姑敬事其夫姑性嚴而鮮有能當其意
者安人則小心承順怒則多方解諭必待其霽
乃敢退而事之食之餘三十年如一日頃以清
白傳世家賞素薄安人攻苦茹淡拮据勤動以
佐朝夕之急至脫簪珥以為其舅慮貢路費錢

曾無恠色撓容待客豐儉適宜祀物精潔克稱
所以三宰公不累心於井臼而得夫肆力於簡
編又勤有善辭惰有戒語其學成而名遠宦就
而教長安人內助之力居多至其家漸振而勤
約與初嫁時亦如一日蓋其天性則然耳安人
周姓玉其諱三宰公名秀夫妻俱浙之奉化人
子三長守禮即太守公娶沈氏次守義早卒季
守廉謹次其事之大凡表而出之以勒石樹諸黃
泥壠之隧道若夫世系生卒月日各有狀傳志

銘此則不容詳致云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雙溪楊公暨配太孺
人時氏墓表

友人楊道四兄弟衰杖而過予廬涕泣交頤跽
且請曰不肖輩父母相繼亡矣求所以不亡吾
父母者予曰欲下索鄙文耶有謝少溪所撰志
銘足可不朽更奚為者四兄弟復羅拜咽聲曰
揚親不止一物墓表尚未有所屬也予感其慟
但哀痛再拜而受之曰微事不書者春秋之筆

也內言不出者古禮之訓也

國制官非三品

不立傳又不置女史乃據事狀與素所見聞為
之表而樹諸羨道以俟行者見之知者式之傳
國史者采而列之其辭曰楊氏世章丘人城居
則東關廂村居則漁張莊村城無大小識不識
咸稱東楊族睦而茂揭然出他姓上矣雙溪諱
盈字守謙居近雙溪因以為號生而警敏不常
恢廓有度貌恂言侃性直履方不為高岸斬幅
之行不遊競聲聞博之場文筆日順雅譽蔚興

父及伯父大奇之以為有子如此必得佳婦乃
禱於神而吉時氏即太孺人也他姓則不許後
亦各不永遂通媒於時以今觀之神真前知哉
太孺人沉慧柔婉目無流視口無疾呼身無惰
容父朗母韓亦稱奇之有貴徵福相他日必不
落常人家故一聞揚聘許不遲疑同材比隣知
其門高而子才云伯父真入太學公郎從學於
太學聞有十三四童子中鄉舉者即訪而會之
一閩中戴見如一汝陽何仲默公乃太息曰吾

與之年相若尚未身被藍褐可愧也遂奮勵讀
書倍前工伯父分教定襄又從之定襄歸而告
天尹縣試陳堪學臺試皆賞其文入學未久正
德丁卯舉其鄉如戴何二子年纔二十餘是亦
成名之早者戊辰會試中乙榜不就辛未落榜
乞恩遵嚴命授學職以圖迎養選得隴州路
去東方雖遠然得迎養二親如原志隴稱材窟
以教無良師士多曠業公書熟而善講解蓋得
之伯父名環者深耳石厓林都御史嘗謂予如

楊老之善說書雖大江以南不過如是林父以
叅政官東藩又從其外祖翁黃体度教諭來章
因共公為同窓友而同受業於其伯父學有本
源移以教隴之士得其指授者大有德而小有
造科第後先相望癸酉以考官聘往三晉所得
名士為多有欲私中其館賓者府守薦之監試
監試薦之監臨公乃力爭以為文劣不堪登選
監臨初不之聽既乃苦爭忿爭及開卷始知為
人所蔽棄其卷而稱公不絕口矣將會試知巡

監至待之下學講書以諸生不甚留意命公不
展書代講有開闔有斷落聲宏理益聳動聽聞
因問何以不售甲科應以親老就祿不能久戰
春場今且復試因候按臨及期猶未發行巡監
乃大喜曰此去必為名進士多出罰金為道路
費及試又不第何久為中舍戴以探花及第巡
監適又在隴公歸往謁嘆曰不惟有愧戴何之
成就且有愧巡監之期待矣庚辰陞潞城知縣
潞乃山西嚴邑臨境之盜穴賊巢也公一下車

即諭以禮義恐以禍害辟荒萊懲奸宄重黷校
福善良恤孤寡廣偵候治甲繕戈增城浚隍逋
賊數年漸克疑獄一見立剖教行治洽盜賊悉
化為平民又隨丁產以定賦役里書入戶群聚
堂下每陞降一戶共衆商之歎其心服語塞乃
更審一戶徃時善唆撥起滅縣官是非告擾止
官改審經五六月猶諱易三四季不定者至是
風掃雲散朗然日麗中天矣旁州隣縣告乞覆
審得平者不下十餘處歲將除忽六藏金數多

州守問其吏曰縣亡金者何吏答以縣官家人
為之公乃誓於城隍之神吾治明若治幽倘過
期不獲盜祿食者既當住俸血食者亦當罷祀
矣有申明者其家誤以金外封識字紙擲出邏
者得之收其婦入款訊薄責盡獲原金其人即
守藏者乘歲殘人懈因而攘之州吏即其弟也
公初聞污言畧不為動亦不為辯至是不惟罪
不及而刑亦不加原許以革役則已不欲快
小忿而失大信也誓尹以貧至任所求濟乃傾

俸贛典之且貽書同年之在隣近者從厚其敦
舊不忌人鮮及之者 國有恩赦頒讀甫畢即
釋放罪犯一空他如高平等邑監倉有累足駢
肩不能坐卧者府守言之撫按檄公審釋倒懸
即時立解歡聲雷動村有兩家夜闔者闔訖一
閉門不出一罵於門前當夜罵者死問以闔歐
殺人律絞成獄久矣後屬公覆審疑問應抵命
者曰汝闔時果重傷乎其人泣訴曰當時殊覺
不重不知夜來何以即死公復問其本村有相

讐者否應以典某有深讐又問某與死者讐否
亦其深讐公笑曰是矣是矣此一舉而兩得者
也遣隸勾攝其人又一隸匿於旁舍探聽消息
見隸即入而惶悸謂其妻曰前問官一字不相
及今若此無乃事有敗露耶一隸先回報一隸
後繫至公乃大斥曰爾殺人報讐而又嫁罪於
讐者急吐實免刑初不伏研究竟白其事闔邑
驚服以為神嗣後事無巨細不敢隱情雖家設
一令不若是其明信也每以廉謹自好遇事敢

為不以細如毫毛或苟不以重如山岳畏難將
迎不煩不簡聘遺隨寡隨多期於中道而不失
禮聲名無足而馳德惠衆口交贊至於却郭氏
暮夜之金則又為張巡按所稱許宜其兩任七
薦而二十餘獎也州同莊姓者忍人也怒公不
聽而稱屬親率悍卒圍而欲擒之澁民群聚而
逐去之後被執澁民又群聚而隨護之公不少
屈而莊亦不能加辱隨者連名投狀訴於上官
莊竟得罪死狀頭苗海曾占地逋賦歐打公差

人公緝以法而賦即輸子婦縊死婦家乘時誣
之公固嫉惡而不輕入人罪廉得其情出之苗
改行為善感恩圖報甚得其力復有王僉事內
眷過澁甚恨不似他縣餽送乃百計播撫短長
無可中者妄謂青陽山寇陳遷與公有私縱惡
長奸命公捕致幸即得之窮治無狀坐以受賊
戍邊又殺陳以滅其口兩院知其冤駁付藩叅
叅王端溪問報王乃手其卷而頓足曰一省似
此良吏能幾人而可重罪之耶擬復職事之市

井有善把持人陰私者其箠格如飲食每幸巡
按訪拏其名因而詐騙得財一聞公事卒結喜
躍而落其帽刁民猶如此善人可知矣尋以郭
氏母喪東歸潞民號泣攀留者數千人聲聞數
十里王僉猶銜之不已捏作枉法數事托相知
達之吏部丙戌考察罷其官公自以黽勉職業
精白操持考滿真得褒封二親乃為人所擠陷
同鄉豈能盡知其屈乎居常抑鬱不平加以子
女婚嫁費用衆多出辦為難借貸不免初意身

不赴賓讌足不躡公庭事勢終不能已惟深藏
簡出一了人事斯已矣父諱璞蒙恩詔為壽
官子選舉於鄉公乃自慶曰夙心稍慰矣父歿
公已高年猶悲愴不自持數月哭不輟聲三年
食不甘味葬祭如禮前此喪母亦然蓋天性至
孝不但處常能志承色養而已選舉進士除行
人授御史有風采滿三年上考封公為文林郎
監察御史封時為太孺人迎至京邸同受身冠繡
服翟翹霞帔兩相輝映恨不令其父母見之劇

劇望日後亦以此馳之林下與予七八人結詩
文社不專杯酒歡公延客必醉出赴飲必
醉歸老不倦勤禮度如少壯時修其_於身孝於其
親施於其民信於其鄉之人傳於其子與孫
公得始終為完人者不專性生學力亦由太孺
人有以力佐而默助之耳公樂施太孺人則不
惜財公好客太孺人則善造酒至於紉刺饗殮
收藏澣濯井_之有條不獨造酒一事賢於人與
年方十九即能理家政每以紡緝_之伴誦讀愛

書冊把玩不忍釋手間或質問於公久之雖不
能舉其全文然却得其大旨事舅姑能先意迎
承不時候問舅姑歿潔祭品如生遇飢而餽之
食製冥服如生遇寒而授之衣也隣人王姓者
以負租將携兩女乘夜逋逃太孺人知之即呼
王婦語之曰女長已許人而可携遊外方乎勸
其各送夫家仍脫簪解衣以助之旅寓京師日
主婦逆其姑姑將訟於官太孺人教以婦道懼
以官刑婦乃悔過而為孝婦姑乃回嗔而為慈

姑公性嚴而太孺入濟以寬如五味之有甘辛
而和羹方成其美教子孫以祛客氣薦入倫遵
庭訓守官箴明農務勤士業不以長而貸斥呵
不以貴而忌驚戒又不以世俗之艷利虛榮厚
望其後而薄待其身盖有得於書旨者多矣門
庭寂靜晝日不聞笑語聲嘉靖戊午夏月太孺
入脾虛瘡痢藥之已愈至初秋公以乾霍亂告
終太孺人痛而激起原疾至中秋亦不起兩賢
不兩月俱逝行道猶嗟况其子孫若哉予文愧

不能副其意而馮其哀然壽享七十六共七十
三白首無間言幼同井長同室官同往歸同閨
封同壽同沒同葬同無往而不獲取號雙溪不
惟因其有其亦讖歟出則治所立生祠待尸祝
數十年後猶問候不絕或遺之數百金者歿則
鄉人沸聲其德而重歆其福長子雖早世餘皆
有冠服選由副使超拜都御史巡撫雲中却虜
安邊疊蒙 聖明獎賚備略方布而守制回矣
子女各五四孫十孫女字內夫婦如公共太孺

入者可易得共多得哉其世系遷徙生葬月日
男女婚嫁詳具坎中此其大凡宜載之墓上者
聽選官高君墓表

鄉老有為通變之言者邑有富室邑人賴焉有
駁之者以為聚衆有而後富富者衆之怨也尚
何賴之有殊不知貧人衣食差賦人情往來一
時有急輒向富室取借日後從容償還甚為活
便自有司不追私債雖借者因而慳怛弗與人
咸閉戶不復以帳目交易矣况富者日累而未

累者又不及舊耶吾章自劉門之哀而高門不
放利息十人九阻急難措手非一日矣高門以
君為同行第一人又以君父為前行亦第一人
蓋以其量濶心實有益於衆終以本大利長有
益於已耳高君名智字承慧父淮祖謙曾祖伯
岡始祖欽由冀州移家於章君以成化己亥三
月十七日生嘉靖己酉八月初九日卒壽七十
一辛亥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女郎山之陽自幼
養於母家至有知識而後歸高及長所以報舅

氏父子者自是不後生有二子俱初娶袁氏出
繼娶孫氏子長進鴻臚寺署丞次運大同府通
判孫男五孫女三君形體敦厚性行寬仁不必
相士大凡見者即知其為富而有德者也曾為
藩司承差辦事吏部能伏事大冢宰得其心將
選以家無次子告歸而以冠帶終其身事父母
以孝人皆能之至於孝其繼母則為入之所甚
難處父妾不以其無出輕視之而禮敬惟次於
母耳母牛卒少年而能盡哀繼母宋卒長年而

能持禮父卒遵其遺言自食飲衣版外三妹各
共之百金有欠債者歲終雖原本亦無之究其
所以乃貧不能敷遂餽之酒肉諸物亦為迎歲
之用新正即收為賈後遂兩得其力貨厚其出
利薄其入畢竟虧折者則焚其券而濟同姓濟
異姓各有差等視其門下作賈及江南北為商
者如其親友未嘗恃財而輕有所簡傲自奉儉
約而待客則甚豐美固亦不過數味盤盞皆巨
者肉則堆盤飢則滿盞今俗以碟易盤而盞又

甚小品數瑣碎殊失古朴之風自君棄世十餘
年貧者以公私逼迫多有甘比恨之刑而為異
鄉之死者矣通變者之言吾深有取乎爾

行狀

西臯舉人張君行狀

西臯為吾章名村在城東南三里許繡江橋藤
花溝距其北近前而左者距山遠望而右者則
長白山也水流有聲前後環其居者涓河榆柳
花卉夾雜其間者則含輝亭故址也十友石皆
四散惟一巨者今尚存地乃元相劉中闇遺居
人咸以劉之事業望張君而君亦以此自負取
號西臯雖因村舊名實以村有前賢云張原大

姓在青州多聞人九^世祖名清者以金末東亂避兵西走章丘遂以為章丘縣人至高祖庭芳生曾祖宗理宗理生祖思忠以太學生任河南都司斷事官雖末而名則高斷事生二子長繼先次繼美繼美則君父也字紹馨以信孚於友而義重於鄉日惟務農於臯原間或為漁於江干娶韓氏亦大姓邑東北山頭店人也以成化丁未年癸丑月壬辰日申時生君於西臯村以斷事公遠在河南定省踈曠又常以一孫為少將

因是走報二親遂暫輟農漁馳至衙齋未及他語首稱男再得男矣問其月日斷事乃指其母氏愕然曰是夕吾夢天神提一小兒置床前曰以後爾神乃乘雲去是孫無亦應是夢歟已書壁間字跡宛然尚新大凡吉夢不可洩言於人先洩則後不驗矣此夢不惟人不知雖汝母亦不以告也歸而善養之長而善教之日後大振吾家雖未敢預必然不無厚望也蒲圻廖漢生子道南祖俊以司訓在四川新都縣得夢符其

日其亦類是也夫君生七月母韓卒失乳羸弱
如未嘗滿月者父乃携之覓乳性好着棊久而
君啼飢父乃恣棊不忍去但云只一局則就乳
於隣母既而云再一局至再又至三矣棊興愈
勃棊友乃推之門外恐其復迴杜其門衆意以
君形太小或不能長養祖母居汴日夜慮其孫
思歸斷事公亦以倦遊決為歸計君以鞠于祖
母得所又揀取乳佳而盛幼婦哺之踰年口雖
能言而足不能步五六歲時斷事謁縣大夫衣
冠而迴指其帶謂君曰此何物也君答曰乃銀
帶不足貴我日後必腰金斷事公喜極抱置膝
上偶便溺汚其衣斷事笑云豈有金帶而汚人
衣者耶不惟一家竒之凡得於傳聞亦無不竒
之者矣偶一日斷事見其循墻學步戲之曰汝
能步履飛騰此其基矣時已七歲何其遲也再
踰年骨力輕健能升高涉險家有積薪皆劈已
木備爨燎者高如簷多如屋君乘涼其上木虛
而塌君壓於其下舉家驚叫以為不生矣急去

薪木君乃端坐其中如棚櫬殊無損傷識者謂
貴人自有陰庇默助非人力得與也祖父母相
繼去世君年雖幼擗踊之狀見者不忍觀號哭
之聲聽者不忍聞弘治丙辰甫十歲而苦志嚮
學遂受業於塾師華韶及張滋名其為應祿者
師字之以學卿者友也至十四歲歲次庚申小
試中選入為邑庠生筆雖穉而文尚淺然氣已
豪而志則遯矣乙丑冬娶東城外李氏名藹者
則其妻父也父賢而女亦賢不但孝慈柔順而

勤儉中節勤非徒勞儉非過吝事不內顧學得
外成屢試屢首諸生尤為陳學憲所取傳示其
卷於東方傳者共八人六中魁元君與丁忠名
雖前列稍次於六人者時則正德癸酉年二十
七吾邑舉者五人其次舅韓璨亦與焉長舅名
珍者一時雖未中為廩生有盛名世徒知難兄
難弟豈復知有難舅難甥者哉會試每一次不
第則移一讀書處共六次而讀處亦有六如杓
峪上方井醴泉寺及西臯精舍等是已恐人事

紛擾常以甃石塞其門客至則援梯出應客去
仍潛其中有時撤其塞旋即復之時予寓居城
北女郎山夜須歸而守家人士笑談以為吾鄉
有二讀書者一則攀垣而上破扃而出一則凌
晨而往薄暮而還予事出不得已君跡太奇或
者過疑以為沽名耳繼陳為學憲者江都趙公
以鄒平劉秀才叔姪書義迥出眾作疑非此間
傳授劉應以得自隣邑張鄉舉已而丙子叔姪
同舉於鄉已卯五月父卒八月繼母梁氏卒相

繼如其祖父母哀痛幾不可起嘗謂所知曰有
父不得事其壽有子又未得見其成吾生何益
哉所知勸之曰若不克襄事又不能顯揚於他
日子死何益哉君乃稍節其哀一遵乎禮舉二
喪并啓韓樞合塋祖塋在江之左君塋地在
塋之右相傳以為美地惜乎近江耳嘉靖庚寅
辛卯間撫臺公郡延教其子君堅辭不可已為避
嫌寧舍近而之遠不往省下乃枉就安州邵公
待以密友而子憚其嚴師極為尊信言無不聽

聽然未嘗干以私有求之者每峻拒之世有相
知未深屢以瑣事唐突者况許之而竟未一言
及之可謂出於常態之外而當求諸古人之中
矣里有高道者子婦已笄以家貧過期而不能
娶君為之備財禮畢其姻厚友徐祺父從軍而
歿君助以餼糧及道里費歸其喪得免暴露他
鄉嘗侍食父側言及妹夫王鶚度日艱苦父意
不憚君遂割腹肉數畝共之兄弟三人居其次
兄應昌先君卒弟應兆後君卒存日嘗戒其子

曰汝伯吾視之如亞父其推此意善事之汝叔
雖懃無他腸皆由汝祖愛季致然甚勿共競但
有所傷是即得罪先世矣壬辰三月喪其配嗟
嘆之聲不絕哀戚之容不展從親友相勸始娶
於劉氏甲午秋染疾就醫於歷下良醫毛翔毛
診脉畢呼從者令其急昇歸未出齊川門昏眩
者數次至七里鋪氣息淹々將絕入門已僵不
及屬纊矣年止四十八時則八月十一日申時
其其生時同嘗夢中得詩有百歲同逆旅二儀

自黃昏之句疑其不祥至是果驗生有夢而死
亦有夢豈非生有數而死亦有數歟君趨向最
高議論更豪能起發後學而不辨謗言應事似
涉乖方然却多是處接人似有機閑然却多真
處蓋亦隨事通變因入異施居今時勢不得不
如此耳既膺鄉薦同舍者皆避去李脉泉獨留
為之答賀客理叢務殊無媿色及脉泉舉會試
君亦留而為之事亦不以為媿嘗聞朝邑韓
紹宗第進士其摠友劉偉落第為之服役無難

意客至或值僕出則又為之捧茶孟衆鄉舉士
咸笑之曰不能第進士乃為人獻茶劉聞之反
嘲之曰汝輩既不能第進士又不能為人獻茶
劉後故而復遊山西人以為得僊云君在都下
恨未中選酒後燈前嘗謂予曰平生百事不少
只少一進士予為解之曰若無才識文學乃多
一舉人何止少一進士古謂三十老明經五十
少進士君年纔四十餘何自限太甚耶君作時
文最古古文則時筆路似生而終熟文勢似粗

而實細後乃更之時文甚合格而古文堪入選
并其詩竒崛陡頓可沛然傳世真乃博大之才
豪邁之氣古書多所涉獵俗套不可拘羈身脩
長而貌清雅宜其獲大用而享遐齡當時齊名
者六人已烜赫仕途丁雖未舉進士亦以知縣
稍得行其志君獨以儒冠終其身年又未登五
十天胡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性嗜酒醉後袒呼
跣走灌客如已乃已客有知之者往乘其未
醉先逝其卒也坐酒致疾其生也賴酒忘世其

下第人咸比之劉蕢其善飲人又比之劉伶二
賢可世有哉予群諸生日君與脉泉獨能識之
從而禮敬之又薦之繡江劉太守禮敬有加及
予舉進士有虛名君再不言及前事惟云此時
花已似錦但出門即看花人矣感君相知於未
遇報君舊愛而無由惜其誌傳甚畧特為之補
一行狀文欲工而力不能心無窮而才有限嘗
以他事過其村見其墓有宿草雖不可洒淚而
亭挺舊樹則不免傷心其第三子名汝楠者所

常往來而長子棐次子桌時一見之問其孫及
孫女則孫男四人曰居仁棐娶劉氏出曰好仁
曰體仁桌娶謝氏出曰近仁楠娶李氏出李即方伯
脉泉女李卒繼娶顧氏孫女二棐出者適高淇楠出
者許聘尹樂山曾孫男一曰永慶出好仁曾孫女二一
出居仁一出好仁以一人而蕃衍若此將來更不止此
是又嗇於一進士而豐於衆後人年雖不永而所傳
則遠矣能繼書香者當在汝楠及居仁好仁俱庠
生而休仁方試童子科皆勤學攻文俟時大發云

鎮撫李繼孜行狀

李繼孜者吾宗一豪邁孝義人也父文臯個儻
有大志不拘小節面棗赭而身岳立神彩煥發
見者目為之奪繼孜相貌肖其父而尤偉原其
余同胄而分析已久但知文臯為兄弟行其弟
文慶從先君子遊而共余為同窓友愛厚不殊
親兄弟以是繼孜父事余而余之事之不啻猶
子云文臯父諱剛邑人稱醉鄉翁剛父振振父
敬敬父李三由隴州徙居自敬至繼孜蓋六世

為章丘人矣文臯妻洪氏無子妾傅氏以嘉靖
二年生繼孜名原季子字穉卿以共堂兄伯子
仲子相排次招募公文乃作繼孜今仍之云繼
孜無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姊適木鶴鹿妹適袁
銘娶魏氏生一子名如金繼孜初學書不成逼
之不好且以為苦但談及射獵事雖夜分忘倦
八九歲時氣已豪而力尚弱引弓未能發矢而
彈鳥則童輩不可及有挾彈丸一篋者一少年
見之謂曰何不借我一丸挾者曰一丸一雀又

曰何不借我一雀則又應之曰一雀須費百丸又有郊
遊不善飛彈者聞鳥鳴樹上大言曰若有一弓此鳥
可立斃也旁有衣底藏弓者解以授之一彈而傷其左
手前行仍遇鳥鳴復大言如初旁復有藏弓者受
弓不敢發以弓梢數搖樹下逮鳥飛去乃假為悔言
曰不去則又着吾手矣繼孜聞而兩竊笑之弱兒
習射即能調弓矯矢弓如滿月矢若流星射招多獲着
物飲羽雖無貫虱彌猿之妙實有獲禽中鵠之能弓
所熟用他善射者極力挽之率不得半滿膂力過人

未嘗輕撻人一掌洪聲動人未嘗輕詈人一言扛巨石
曳壘執角觥取勝無相當者且軀屈有度鼻息無
聲乃天生有力氣者也孝其嫡無異生母敬其長
無異親兄年少而老成性急而謙讓不喜治生而
生自遂不善媚人而入自親所有城南園圃惡其
分心有妨武藝乃減價鬻之知縣事者閔中劉東
陵最器重之差委必首出入必隨未嘗恃愛有所
報復於宿讎索取於易得余出弔隣境選一二壯
士從行繼致與焉見有絲絡金環銀鞍錦鞵翻

翩馳白馬躋落花而過其前者注視久之自覺
神氣洋洋配所乘馬前蹙墜地乃惶汗鞭其馬
數十余叱止之蓋其好勇好勝類如此每酒後耳
熱即大呼曰大丈夫生則珥貂蟬而門畫戟沒
則裹馬革而衽金革卧病牖下老死兒女子手
中非所願也戍卒有善形容邊關之險遠者
以為漢夜下月隨弓影胡霜曉拂劍花亭徼先秋
甲光耀日水深古渡露冷沙場瀚海通萬里之
黃河天山接千尋之紫塞埃烟明滅無定醜虜

嘯聚成群，狙爭投地之腥，而狂發射天之矢，身輕虎口，命比鴻毛。座客無不有懼色者。繼孜獨欣然，欲以身當之一日。余遠遊倦歸，繼孜懇請至其家，酒殽豐潔，長跪問曰：「愚姪恃力好武，願聞方今南北武事，余詳告之。」曰：「倭患在春，汛虜患在秋。高年來事勢漸變，患不止春與秋。若能隆賞格以勵文武，禦出洋以絕亂源，復舊制以立寨船定軍法，以分主客，暫借鹽引贓罰以足食用，倭患庶可抒矣。儲將材以充任使，復屯鹽。」

以圖經又革通事以防姦細，勤撫字以招逼逃，許便宜從事以專權任，虜患庶可抒矣。要其極必須守卒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灣，過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鑿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關，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則不得掩蘇松嘉興陸戰必召卒和象湖山之民兵詔安白葉銅之士民水戰必銅山玄鍾之軍餘井尾海滄之巨族大張榜文不拘軍

民人等能以兵禦賊者酌量功次賜金授職部
落能殺其酋長或為內應者賜授亦如之蘇松
之區多立城堡圍樓子女玉帛有所衣牛羊粟
菽有所容倭固不能飛而掠也伸保甲之法嚴
造舟之禁節取胡梅林屠石屋葉梅谷之論而
次第行之徒朵顏等衛於開平故城使大寧內
屬塞湖河之隙復興和則東方聯絡臂指之勢
順彷彿金元遺制為鎮於盧龍易定之間內藩
京師外控夷虜宣大并朔呼吸有備哈密原封

忠順王罕東等六衛互相鈐制今已孱弱不足
以制土魯蕃之強盛宜於近西諸夷擇一雄長
俾守城池三關者山西之藩屏大同者三關之
門戶三關能守則山西不足憂大同能守則三
關不足憂固關真保何用紛々調度為或擁兵
衝路以拓其深入或固壘要地以防其散搶或
設伏險阻以乘其不意或邀截半途以擊其惰
歸或臨鎮擣巢以擗其內顧或銃砲夜發以亂
其營伍節取許默齋楊虞坡潘春谷之論而次

第行之豈直倭虜之患可抒東海之水不波諸
島之巢淨掃三吳之枕可高兩浙之門不閉刀
屏之貢獻如故宣諭之遠使罷遣狼土打生處
州及真保山東西之兵免調也金印旋復中順
再立受降之城重建三重之城當屠名王之首
必獲老上之龍庭可焚而山後諸州又被占據
者可牧而耕也繼我退而筆之於書字潦草而
多差別身後檢其遺篋乃見之令余歔歎者久
之今其子如金善書而武藝能繼其父否將上

京比試聞已晝夜操習矣繼我居嘗大書王彥
章之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聞文士稱說姚期
奪戰應唐負戈楊仁披甲則又嘆羨何古今人
不相及也不須五郡之雄但作十夫之長足矣
其自許雖如此每上司取用却乃避匿深山中而
募兵王給舍力索之縣乃挫其家人始出而
充義士嘉靖三十年二月隨浚谷公代州等處
迎敵七月終鴈門關得首級二顆八月初小白
峪首級八顆又十里鋪四顆代河嶺一顆十月

中二顆蒙恩授濟南衛左所鎮撫三十三年
隨李叅將蘇州等處備倭八月十四日至嘉定
縣對敵有功十六日月保有功家丁李進祿促
獲姦細一名十七日新橋斬首數多十八日羅
店鎮功亦如之至二十三日彩桃江大戰陣亡
年總三十有二先是倭寇嘉定城東四五里無
一禦兵自山東義勇屢戰得勝倭銳頓却乃棄
兵刃旗鼓將為遠避之狀我軍直逼其艇只見
以生牛皮障蔽悄不聞聲至日將夕一鬚鬚大
倭搥扇長嘯羣倭左執團牌右提鋼鏢口含刀
而身負劍揮霍跳躍張兩翼而夾攻之輕於颺
揚疾如鳥舉又大喝以震之地方又瀉鹵阻灘
勾錯淤陷我軍目不敢仰視止辦走計殺傷多
半逃歸者裸体帶血鮮有全人七十里之間僵
尸遍野繼致適以洞泄又盡日不得食飲肢節
長大水套中難為展脫謂同行者曰急逃生毋
以我為累數倭以刀劈其半面及胷氣出滾
不絕死嗚呼兵驕者敗耶倭善用怯耶抑有數

存耶一時殞數頭領皆東方有名勇士也是日
不應繼孜出兵主者取其強可成功逼出之乃
至於此聞者憐之訃至其家母妻幼子哭不欲
生門懸諸上司獎牌七八面擊而碎之同巷勸
而止存一二脫使不死其勇畧樹立記可量哉
例應三級如金止得陞襲濟南衛左所百戶云
浚谷僉事山東日領民兵通州防秋咸寧侯鵠
嫉其名盛凡有搶掠者即駕言東兵無節制浚
谷乃聚於武塲不許出以待再有言則折之衆
不知意遂焚燒窩鋪浚谷怒而將家丁欲撲之
繼孜左右遮攔以為事尚可為情有可恕何須
處之大峻已而浚谷怒解而稱之不已云浚谷
貽書與余云繼孜伏節吳海痛憤何如白沙子
有言運去英雄皆許國時來胡虜亦成功不意
衰年見之煩詳其家世年日欲為作一傳少紓
哀抱耳浚谷之念舊愛世每如此宜其至處得
人成名也聊述其生死大槩因泛及南北事乃
繼孜曾請問者且知浚谷或樂聞也附使寄上

若為傳文傳後則感不專繼致家矣

傳

張壽翁傳

人有百歲不入公門不識令面者此在治世差
簡賦卒室餘於財人餘於力徃徃縣令已代而
不知其姓名由不入其門不識其面耳及乎差
賦繁重法令滋章勾攝牌票急如星火催督吏
卒毒如虎狼一年強半在縣一日數次見官求
其不入門識面者江南或有之在江北蓋千萬
人中無一而百十年來鮮見者也一縣若此而

州而府可例推已絕無之內而僅有一焉於吾
岳丈張翁見之矣翁有坦夷之性醇懿之德剛
方之氣脫洒之懷机變之謀不以萌諸心戲謔
之辭不以出諸口委瑣之行不以措諸身見者
不以為隱德君子則以為神仙中人奉父母敬
養兼隆處兄弟友愛不踰自幼至老雖小德必
謹而况關係倫常有賢於人者乎此其善良
本自家傳而亦由之性生者也嘗携貲為買於
蘇杭河西務固亦隨眾贏利率牟息應變規時然

善識貨物能近人情筭及錐毛不為也貲不多
於他賈而他賈之大者行事反愧不及每以稱
之曰張翁踈財仗義明如望月凜若秋霜所得
利息間或取樂於旗亭酒肆餘悉寄家或自歸
獻之二親及同氣并周其黨與夫素所識貧乏
者至其老而倦遊以為萍踪浪跡浮沉江河孰
與歸而徜徉故山俛仰舊里予以息机而寧神
不尤為得計耶一歲之間多居村落少在城郭
一日之間多潛房闥少踰門闌平生非款客不

重肉非有疾不晝寢其鄉老結社遊讌未嘗不窮日盡懽又未嘗嬰情於物有累於中稍匱於財有慕於外縣令無半面公門無一跡蓋省事兼商於外方歸而又老矣生于天順六年正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廿二日葬于十二月十二日當熙治之時際太平之世所以能得不入門識面今則蹙蹙矣勾攝催督如前所云云矣生齒多而差繁食口衆而賦重亦天下之大勢從古而已然矣翁自七十後予為之買一棺料乃親命木工治之漆工漆之朝夕顧之不以爲惡世人多有諱死者聞人死則稱乾稱不在或出人則曰廢之矣或大化則曰微傷而城外矣之矣翁蓋齊彭殤於一致視古今猶一瞬者矣嘗聞唐司空生營塚飲酒賦詩其中翁其與之同度耶庚子歲 國有 恩詔八十者給肉帛除一子養老榮以冠帶翁自以爲不德而壽不敢膺此虛寵次年予解官歸家強之而止一着不復服鄉飲亦止一與不復赴其長

厚謙退如此人有假衣冠以欺世炫俗者矣又
濱海有年七十九者聞來歲有八十冠帶之詔
除將卒囑其子曰吾身後果有恩詔即取奮
日寫真以墨塗却遮陽巾加上兩角野服改作
團領麻絲改作束帶踰兩月詔下子果如言易
之二者擬之共翁人曰蓋霄壤不侔矣翁諱錡
字宗器上世餘杭人祖君用徙居於章君用生
彥禮彥禮生端端生智智生賜娶白氏生翁兄
奎弟鎮弟鎮鎮制行如翁娶王氏潘氏魏夏陳
共五氏子一名波孫一名圭女四長適王應奎
次適王雲鳳三則予妻封宜人四則秀才弭子
方葬期逼近不及銘以名之乃為傳以傳之又
止具其世行節畧而以不入縣識令為難云

潘春谷傳

潘春谷者三晉賢豪人也諱高字子抑嘗棲回
春山谷中因以春谷為號祖興以武功授寧化
所副千戶傳至孫銘復以功陞正千戶銘孫璟
璟子承爵皆家於寧化而官為千戶承爵娶江

氏以正德甲戌冬夢蛟入懷驚寤而生春谷君
才共貌魁磊竒偉閑遠方嚴義氣橫生目光直
射有類蛟然識者謂日後必乘雲雷而沛商霖
如淮南子所云雄鳴非孔甲氏所能羈也甫七
歲父宴客探句令對即能立出竒語一座盡驚
十二三通尚書晝寫夜誦至廢眠食矢口肆筆
便成章一時少年有名為文章者咸出其下雖
春谷亦自謂出吾下無敢忿之者以僻居邊鄙
苦無明師良友以為誨迪切磋之資遂白於

父曰昔司馬子長年未壯而遊萬里因成其學
而為良史兒欲效之大人許之乎父乃壯其志
而任其所之於是擔簦負笈往來雲朔間從學
其李紹古先生已而歷省城學益進提學儼山
陸公竒之收寘弟子員每試畢輒令善聲者誦
其卷以誇示諸生嘉靖辛卯年十八舉於鄉以
善辯有口善謀有膽脫其父於久獄壬辰第進
士除大理寺評事精于律例刑曹畏之事情稍
有不聯比者必屢易而後發恐其駭轉不敢以

初任輕視之師事湛甘泉霍渭厓取友於蔣道
林錢海石輩講致良知之學及霸王之畧甲午
上疏乞婢媼乃太宰王恭襄之女孫都事內泉
之女子也乙未陞右寺副尋陞寺正事愈熟而
斷愈明獄無遁情朝多美譽然不免人有忌心
矣又重之以鋤奸有默助凡諸司建白及題覆
文辭稍涉竒異者必漫猜曰是必出自春谷已
猶劉東山等初則把持入陰私繼而妄奏本辭
罔厚利部寺憚之雖在獄無刑之者君獨挫格
之幽繫之瀕死再活聞者稱快己亥扈蹕南
行蒙賞賚者數次同年周石厓先劾宮僚後以
留駕被逮親踈咸懼禍及無一人問之者春
谷毅然往而藥之且飲食之時遣星術士舒卷
伺其安否是歲冬補陝西叅議分守關西道事
叢弊滋官多貪而吏更狡君善於查訪策勵官
吏改行遇事立剖民有居不終食行不解裝之
謠均徭有銀力兩差富者銀而反輕貧者力而
反重君為易之不致富幸而貧獨累紙劄柴薪

油燭之費皆取辦里甲今則於所隸地方諸廢寺及空閒官地逐一清出給帖與地隣耕種隨其收入豐儉以一半納官供前費其一半則為牛種之資平涼府多是宗室行事每被掣肘見則首啓之曰宗室生長深宮讀書知禮間有不守祖訓者群小撥置之耳乃藉其名有過則不用牌票恐泄而難作人情止以長大有力之軍隸持數字速拘即責雖有為寬解者免問罪而已後皆搖首歛跡不蹈前非地方稱前有王守

今有潘叅王守者永平人曾以此術鈐制得行其志者也隴州乃貨物輻輳之區重征則困商免征則困農乃編定一冊歲有常徵徵有常數農商兩得其便改建公署費而不勞一歲之間半駐於此往時分守常川在隴以平涼勢阻苟且度日今威令已行雖半在隴有所勾攝於彼一則來一十則來十按而治之擇而釋之其權在我不然惟有氣悶成疾而已予向差關中嘗聞之人雖撫按兩臺亦罕過其境慮索祿米無

以應之耳城堡令修堅完芻糧預為儲積編設
保甲統以保長以時自相操演武藝有警自相
團結迎敵官惟稽考勤惰不防生業庚子秋驕
胡卒入以有備挫刃空還抵任甫八月思威茂
著遐邇稱賢卓丑以考察罷官部院原擬不及
人心已為不卒不知中旨何由加一等乎良
以在朝之時負竒氣騁雄談趨皋澗步縱橫古
哲凌駕時流有終軍棄繻之志而兼賈誼獻策
之狂嘗以事觸忤台臣助而攻之者更有改宮
僚未成之衆萋菲之謗蕙苾之疑始之者一吠
和之者百聲同罷者又如張玄泉王南江皆齊名
屢騰薦剡者劉涵江所謂雖出內批孰不知為
權貴人所為前後如呂江峯羅念菴唐荆川
趙浚谷謝右溪以及不穀事雖不同同黜於
一人之毒手台臣竟以事敗戮天之報應如此
世人猶不知畏向也君聞報自幸與張王二子
偕略無幾微愠顏撓色歸如窮旅囊止數金年
方二十七歲也居嘗以道自在寧學聖人而未

至不欲以一善之小而成名惟以一物不被澤
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讀易有深得
漸及他經從之遊者常百人丙午以禮葬父廬
之墓者三年睦族篤友扶困濟貧大為鄉人所
倚重方其初入仕途有經營四方之志為震耀
一世之豪蚤年有端揆之才無論徐嵩未冠負
台輔之望豈下符融哉况得際昌朝事明
主將欲輸忠悃策勲名上不阿君德下不徇人
私如棄長風破萬里之浪仗倚天長劒跨海而

斷戴山之鯨豈意一棄不用而更一疾不起雖
未與之面者猶知痛惜况予相交最久相知最
深者乎平日所期待簡札所告語者謂何而今
乃止於斯乎追憶舊遊祇增新感再讀遺作遂
成古人可哀也夫嗚呼可哀也夫君素不病今
年丁巳正月八日對客痰作午覺申逝弔者千
餘人哭皆失聲歲在龍蛇賢人嗟古識豈虛
語哉所著有晉乘卒交錄蓄德隨錄攘夷策守
邊或問及詩文若干卷文則豐沛渾融詩則冲

雅精當其長尤在邊事竒略偉畫動中機宜應
急有如宿慮遙度不異親經每聞東南倭兵動
地西北胡塵障天切齒拊膺慨然有雪耻除克
之意尚書翁東涯今之碩望熟知邊務者事必
諮訪得濟為多撫按如蕪舜澤魯石塘李後庵
童南衡齊雲汀黃翠岩陳遜齋及兩京科道交
章舉薦不惟命不待而亦用不果摧折之如薪
媚嫉之如讐復誰念生才之難哉嗟夫有九方
臯之目而後能別千里之足君雖幼年英發而

晚就精實所蘊未得大施譬之蛟龍失水而制
於螻蟻笑於怒蛙始生夢雖小微然而不獲大
驗豈理不勝數天亦無如之何耶祿食九年官
居四品壽止四十有四而閒居者十八年桐已
盡焦不復有雲和之奏文能名世行將為汗簡
之收二弟一亮一袞為武秩不愧於兄二子一
雲祥一雲程攻文業克肖其父固知潘氏後將
大起不至中衰矣雲祥年今十八即能為有倫
次事狀千餘里走使屬予作傳偶憶君存日嘗

萬里外求九十餘歲湛老為其母作壽文蓋父子同德也但彼乃喜事此則痛筆文不能佳言意有未盡者待以文往祭或更有所發揚云

懷朴康君傳

古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於世予為立言之士亦必有待而後能傳於遠是固常相須而難相值者也予非能言者而竊有志於立言每欲得山澤高士掛予筆端藉之以遠其傳適康氏三兄弟以厥考懷朴傳見委雖偶投所如但愧不能副所望耳世有親病危而召繪工寫真者寫訖不肖其親諸子環泣以為日後祭祀瞻拜何以能慰遐思夫寫真細事耳猶以不肖為戚傳則欲見其容止行藏是必能言者而後可以承委予雖自知不能然不敢不勉遂摘其狀志及聞於鄉人者聊為一傳付之又止據懷朴二字直書其事其他誼行及世系生葬有狀志在焉此固可略云傳曰康公諱濟民字惠之號懷朴先世棗強人遷居章城東南鎮名明水

父鉞母馬氏生而鍾愛之公不以愛故故有所
跣地出就外傳能讀書不甚求通解稍長薦行
含光敦常樂善止有田一夫屋數楹牛六角力
作收穫足以甘旨其親親好施予公能察色笑
伺意向不待役指而施予悉中其欲家居無他
務惟視寢視膳視湯藥而已親或病作病沉以
至病起未嘗一時不在側親終自啓手足入棺
歛歸窆安哀痛如一日其莫虞祥禫雖未嘗考
禮而於禮制無違正德辛未流賊突至里中里
人悉走鎮南胡山中途遇公邀與同往公以二
親未知所在衝鋒刃號泣而北適得其親扶以
避匿尚能追及邀者親終哭泣嘔血幾至滅性
勉從勸者服童便兩月愈園多茂林豐草有少
婦將欲避賊其中憑負高垣唯下呼公援接公
自念雖急不可廢禮遂命童子梯下之性不喜
酒不畜媵妾不赴妓會歌筵衣無異飾食無兼
味交無雜賓雖逢喜遇急未嘗有啓齒之笑扼
腕之談連足之步見里少有架飛鷹擗獵犬乘

走馬者惡而遠避之為行省掾因事白官能得其當輪閱理問獄以三伏炎蒸痢疫傳染請之方岳長罪稍輕者俱令在外調治得全活者百餘人同舍有大醉而夜寄金者次日覺其忌記出以授之其人驚嘆以為非君則此金惟索之他所更不記在是耳每出入帑藏單衣脫履嚴自表暴有稱之者曰臨賄不動其堅如鈿其皎如月其凜如霜合而觀之夫婦相敬如賓分之則夫如鴻婦如光誨子孫又如楊伯起之善遺長修吉季逢吉同遊序績文待時大發仲子迪吉舉進士為邊郎有名守大郡稱最六孫玉鎔而蘭芳將來所就不可量矣仲子主事日滿其三年之考封部請封典得以其子之官官之階承德郎雖為封君然悃悃無華樸直有道虬髯玄髮偉幹脩軀器宇豐碩貌言古雅涉世深而智機淺自奉薄而賓祭厚身不立崖岸胃不存町畦口不談官府而足不躡城闈教有入人之深氣有襲人之和所以親踈懷其德遠邇歆

其名奴僕樂其怒見則人貌之病則人惜之歿則人思之跡其生平行事一言以蔽之曰懷朴而已莊周所謂真李耳所謂無為君蓋庶幾近之矣所以壽登七旬齒不脫目不昏行不杖以其負堅實之氣而本之以忠誠之心故能如此然以微疾竟不起鄉人尚以為所享不足以償其所積也世有一人而始終異者亦有一地而始終異者田父生三子俱牧牛羊服耒耜無他知覺乃以幼者入城作吏遂習華侈長好貪縱酒色斷其天年而二兄則固無恙也終南山中有村如桃花源其人鹿視鳥棲粒食水飲壽多百餘歲後道踳通而瓊美入人狡俗偷無復有高壽者矣自洪荒以降人文漸著智竇一開真精不完去草昧改物之時已遠矣朴風猶未甚漓性真猶未甚鑿而識者業已病之以為詩書不若無言龍馬終歸有象豈意愈趨愈下若今斯之極也懷朴公獨能超出風氣安享壽考如太上無懷之遺逸天下之人皆若是焉則天下

平矣豈有點吏刁民缺政廢事共夫殘賊夭折者哉世後而以質朴為重為難是故小傳始末惟以其重且難^者言之

宋素卿傳

嘉靖二年四月內日本國遣使頭宗設監斬官謙導等從人三百有餘賚正德年間勘合至寧波府海道副使張芹分守朱鳴陽太監賴思都司張浩驗實容船入港其進貢貨物查入東庫宗設等各帶私貨館於市船司嘉賓堂謙導等館於境清寺供給俱出安遠驛驛在市船司內繼有宋素卿進貢船四隻因風潮不順本月二十五日從船一隻名大四號裝載富賈先到定海關外宗設詭言非是我類船倭無奈遂棄素卿而降宗設方收入港二十七日素卿始到關外奉弘治年間勘合朱分守賴太監將其貨亦查入東庫館於東壽昌寺其從人及倭賈館於天寧寺宗設謙導入寺探望素卿素卿據上位不為禮謙導懷忿由此禍起五月初一日寧波推

官高遷正在東庫收貨謙導遣人各持兵刃搶入推官越城走庫在東渡門內城下將一應貢物俱搬上大四號船據截靈橋門不容居民往來靈橋門與東渡門相近謙導又於初三日黎明貫甲揮戈將素卿賈人二十四名縛出靈門江口斬首投屍於水內留七人相識者又遣一起殺出鹽倉門朱分守正盤素卿貨物惶惶步入城將素卿使頭并通事等殺害內有一少年乃國王之子素卿妻弟也素卿裂衣投矧領

七十餘人從慈谿逃入紹興府寧波衛指揮袁進受倭厚賄隨謙導乘站船趕素卿至釣魚山聞殺素卿剩疲卒二三十人至餘姚又聞傷居民二三十人至紹興王陽明閉城不納復回寧波寧民空城避於村落諺云徐倭殺朱倭鄉下人苦了多少雞鵝又云六郭門頭插黃旗十八員指揮作烏龜罵其畏縮不敢出頭耳謙導本姓徐素卿姓朱原鄞縣監橋頭人其父為攬倭貨折銀千兩遂將男素卿盛於櫃中抵還夷人時

方十七歲國王愛之招為婿官部尚書生十子
今在王位下於嘉靖二十三年處決其十子聲
言必報父讐今犯順者或有其子亦不可知處
決共三人內二人乃宗設麾下一名小四郎
一忘其名素鄉及四郎罪俱謀叛餘三四十人
造船送還彼國又將海上樵夫虜去領路遭風
打至高麗國被害止留樵夫送還原籍謙導續
回寧波搶居民李洪濟海船二隻將表進帶去
在彼娶妻生子大四號船貨物滿載出定海關

備倭指揮劉錦哨船四圍防守因風吹附倭船
倭人以手推船本無他意我軍即剝其手倭遂
乘忿盡殺船軍劉錦帶甲投海死當時朱分守
見倭衆遍據城門殺掠不已傳令得一倭首者
賞銀十兩百姓以此亂殺謙導遂燒市舶司嘉
賓堂今境清寺改為嘉賓堂自此倭夷又不進
貢後復求進朝議減其數貨物帶來不多貿易
不如其望彼之仰給中國者何止一物即如製
衣必用針彼不善造針將不來搶針耶王晉溪

有言能止其入貢之路豈能止其入寇之路已
甚生亂必須有通融之法自洪武年間曰胡惟
庸通倭密謀進壽燭內藏刀箭將夷以銅甌蒸
死絕其進貢至永樂屢犯海上殺一海道僉事
舟山爵溪錢倉等處俱被殘傷以此又許進貢
迄今患害日深急難救藥祖訓言倭情詭譎
今果然矣但喜安南國陳日昆首以地來獻後
世子孫不可以無事加兵已乃殺中國使臣奪
其王國成祖三次征討始郡縣其地宣德年
又叛遂棄之初則以犁纂陳今又以莫纂犁賴
今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革其偽號止稱頭
目名色照舊納貢初又惡高麗不恭繫其馮本
之人又云前後弒李氏四王姑待之今效順如
近屬每歲萬壽節遣使臣稱賀中國亦時
有詔諭差正副二使往為賡和詩章輯成一書
名皇華集共十餘冊事之難於豫料如此若必
以祖宗為可法而無因革之宜必以祖宗為
不可法而多更張之過是豈善於繼體守成者

哉 聖朝能灼見乎此宜其四夷賓服萬民寧謐享國之長殆將過周曆而與天無極矣

溫母常氏還金傳

常氏者溫處士諱潤之配善人世雍之母而府推訓之祖母也訓由萊州府推陞成都府貳守借道於章扣予門而吐心事曰不肖賴祖母慈訓陰德以有今日然有還金事尚未表揚於人恐人以為過譽其母出於私情是以遲回而尚未發耳近見葉母還金事偶相同其子名彬者已索陳韓兩尚書為之傳繼以四名公題跋燦然成冊表揚於人久矣竊欲效之以慰吾父之心惟明公愛而成之不日過家庭持以獻之父必喜而以為賢於他文遠矣予嘗為葉母作數語今其冊中不載豈一時偶遺之耶此為溫母直述其事以待後之作者質實可采加以文則傳遠不讓葉母矣傳曰溫母常氏乃陝西漢陰名家女生而貞柔多智慧端嚴寡笑言正德末年同舍有謝姓者因里役鬻產得二十金被酒

解金於後園亡去母如園得金秘不以告人翌
日早謝酒醒索金不獲蓬頭跣足呼天頓地曰
差重難支苦死賤棄祖業得金曾不償直今又
失之吾何愛惜此生命號哭將為自盡計母聞
之察知真失主也亟取原金還之封識如故謝
乃以首觸地拜不成禮亦不計數以恩同生母
遂拜認為母謝雖破產不致死道路客他鄉者
母之賜也潤方為其子世雍求婚族既茂而人
又賢好德樂善鄉曲目為溫佛子世雍更穎秀
不群難當其配者時有宋氏者亦以賢而不輕
許人媒妁空奔走費唇吻而已謝乃聲其事又
以其故家也只一言而定歸而能孝且敬以生
子訓薦鄉書在東方有異政如反疑獄活六命
撫按交章掄薦已在徵取數中以其廉靜自守
臨發而又逸之公論難已作推方三年即擢大
府別駕嗣是官尊而福澤人民蒙恩而封贈
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有可豫必者况其子多而
有為國子生孫多而可繼訓發身者此皆母氏

一念之善致之耳當時若無還金事亦未必嫁
嫁亦未必有後如此昔有世子持百鎰奉母母
以不義而去之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以為污
行而棄之常賢謂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楊
震畏四知却故人金十斤彼四賢者或為人母
共為人妻或為人父共為人臣乃世祿而從事
問學宜其名流汗簡如揭陽曜於中天溫母非
大豐足者又未嘗讀書乃能為偉丈夫之事而
兼古賢媛之長茲不可風世弼教耶

亡妻張宜人散傳

宜人懿行可述者多恐其久而逸也更為散傳
言無倫次事無統紀随心信筆漫然書之以備
參考云吾自退歸林下不蓄聲伎有勸以可寄
情取樂者時亦效倣康對山之為一遠妓齊毒
方殷因而沾移於吾以及宜人每搔癢不可忍
宜人未嘗出一怨言乃今妓足不復登門固無
豪興亦以內無主而此輩不可輕入云 廟災
上疏乞休夏相擬 旨如疏翟石門苦爭以為

不止東方才宜留之壯觀班行力不能奪垂涕
從之宜人深德石門後石門以事除名宜人屢
加嘆惜既又石門訃音至東吾乃倉忙走報行
至寢所始悟宜人亡矣因之痛哭而面容或索
觀器物可應手取酬荅簡札月無虛日有時急
求原簡照之數辭曾無一次錯誤睡少而輕但
聞風聲犬吠即蹴女奴起聽早眠常二鼓遲起
是卒明似此勞生甚何愁家不成此十年前贈
內詩也今殆為詩史云有時市酒飲客客有廉
而知之者笑其用多而市費胡不釀黍為之殊
不知酒乃婦事無婦則無酒矣蘇東坡赤壁暫
遊需酒幾何尚且歸而謀諸婦况愚性好客雖
風雨之夕客常滿座不市為於何取給耶遣其
弟為吾買妾豐沛瀕行告以多方物色務得麗
人使吾心愛愛則可望生育今果得子其有功
吾家不細也誌文勒石後乃始有此其為散傳
亦以補此為重耳嗚呼宜人治家勤吾獨享其
成宅心卒天乃奪其筭善惡報應錄可信乎

湖東費相國傳

嘉靖乙未湖東費翁再入相之次月偶問吏部員外郎林春曰久居林下與仕路人有如隔世晚進中孰為善文者林曰有任生瀚李生開先文方有名翁曰擬之太白孫山人何如林曰問文以文對若太白則詩人也翁喜即欲見之林即各抄一冊兩及門值其兩入朝竟未一見而奄忽升仙矣職方主事懋賢翁之冢嗣也命予為之傳京官三品上即立傳制也况功德如翁而國史必詳其事且大臣或有外傳必名位兼隆者為之末學小子而可當斯任哉但生而未見鄙文歿而文以慰之亦情也口雖諾而心不欲歸山後漫不復記其事偶檢敝篋得其况書及觀遺德錄并無所謂傳者乃茫然自失又負此文債久矣予與翁地相去三千餘里科第隔四十餘年不能悉知前賢事蹟止據錄所云云稍變其辭而為之傳以備一体曰翁費姓宏諱子克字而東湖號也江西鉛山人生有異質幼

即勤學宜其長而擅名老而不衰也授業於予
庠掌教方以嘉見重於祭酒丘文莊司業費補
菴由鼎甲而入翰林不數月恭上太皇太后
徽號推恩封其父五峯君為修撰如其官是秋
修憲廟實錄總裁楊文懿倚翁獨重書將成
而以疾請歸人皆惜其不霑恩識者稱其善恬
退蓋修書事不論前勞臨時進呈無名者則
不得與所謂經筵頭修書尾也疾愈復任值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尋以母憂

去位父亦繼卒服將闋特命給驛北上同修
通鑑纂要九年考滿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武宗嗣服陞大常寺少卿兼侍讀預修孝
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未幾連陞禮部左右侍
郎于時閹瑾竊柄凌轢士夫莫敢誰何之者翁
獨翫辭不少屈瑾誅變更諸政悉復其舊所增
庚午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議者力欲
裁革翁謂求賢宜廣且試期已逼姑從之可也
人咸服其公且怒云是冬陞禮部尚書得賜

腰王恭上 康壽太皇太后 慈聖皇太后 徽
號 賜白金文綺又 賜麟衣一襲知會試貢
舉諸需舊皆取之宛大二縣而民甚不堪翁議
以各省鄉試羨金轉解充用鑄印局額設大使
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
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居半當事者頗難於處分
翁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數
亦如之挨次選補度可逾十數年投考及請托
者由是屏跡二事俱著為令 魯府鄒平王當

襲爵為庶兄奪且數年矣有本辭奏辨翁謂倫
序宜改正事下廷臣卒如翁議內閣員缺廷薦
首翁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乃與李西涯楊
石齋梁厚齋同心輔政一時號稱得人鄒藍劉
齊群盜蜂起四方騷動命將出師指授方略逾
年討平之論功廢一子為錦衣千戶連疏懇辭
改授六品文階又復辭免乃加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己又 賜蟒衣一襲江西盜緝而復
叛遣搃兵李鋹率邊兵致討鋹病死本兵以劉

暉徃代欽暉皆良將嘗平河北諸盜者也錦衣
指揮錢寧恃寵欲用其私人陰諷中使屬翁票旨如
其請翁執不可以百金飲器求換誥文又峻拒
之寧益慙志會逆藩宸濠請復護衛以萬金結
諸當路咸許之矣疏下翁獨不從曰聞其久蓄
異志若與之護衛是藉虎以翼也一不能勝衆
濠徑得護衛歸街市有謠云吳王欲反黠能寢
劉氏雖安錯已危寧使偵卒日夜伺翁門冀得
其過失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搃者會同列

有媚嫉而窺其位者陰助寧短長於上前一
日忽有旨詰責翁翁引咎求退遂得致仕而
從弟編修家亦同就間舟至清源濠黨縱火行
李悉為煨燼寧亦使人尾其舟至是乃已抵家
閉關掃軌謝客絕交築樓一所名云志樂日課
諸子讀書其中濠欲傾翁乃求素不相能者助
以道里費令其捃摭無干事具奏彭幸菴方掌
院知其姦謀乃駁其奏而罪其人計沮既不得
逞乃喉里中惡少年焚其室廬毀及墳墓懼而

避地城市又遣群兇攻城翁兄若弟各以一人
相將兄竟死為巡撫孫忠烈請於朝遣兵臨
之免濠反翁及弟案謀起兵過之王陽明方以
羽檄徵兵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率兵應之
翁皆為之贊畫且密與陽明議兵机濠平陽明
欲以功聞翁力辭之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竟
上其事曰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
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飛書又急勤王
之義既而巡按唐龍給事中祝續齊之寫等皆

連章上薦事下所司未及題覆而聖天子入
繼大統旬日即降勅起翁而弟亦連茹有累效
忠謀遭讒去國之褒復遣行人趙嶼敦速既至
京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賜蟒衣三襲玉帶一
束又以平濠功恩賚加厚誥命之燬於火者重
蒙頒給今上以神聖之資勵精圖治翁以練
達之才極力贊襄盖千載一時也上視太學
謁先師以翁侍行親耕藉田翁在九推之列
三月以恭上四宮徽號得贈及三代曾祖榮

祖祖應麒并父俱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曹氏繼
張氏祖妣周氏妣余氏妻濮氏繼孫氏皆封贈一
品夫人又以翊戴恩蔭一子為錦衣指揮使三
疏辭允一品滿三載荷寶鏹羊酒之賜淮揚
大水山東河南旱蝗乃條救荒十事上之俱見
嘉納俾有司施行戶部以各方逋負甚多請自
弘治元年以後如數催徵翁言歲遠人亡自難
卒辦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寄養於畿服
郡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
馬歲賦如故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
各十之五由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
餘者舊皆貯京通二倉翁議以外衛軍士終歲
勤動竭力以供京軍今腳價有餘自宜分給以
蘇其困上皆從之其經國遠猷類如此時大
禮未定聖心未安諸公相繼罷去翁雖進吏
部尚書改謹身殿大學士而亦懷去志第以國
恩未報有所不忍耳委曲調護聖心漸安縉

紳恃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矣。獻皇帝神
主至自安陸奉命同惠安伯張偉附馬都尉
鄔景和往迎於定興大同兵叛殺叅將賈鑑都
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命將出師大舉
以勦之翁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勝之則玉
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為難處
矣莫若徐圖之先以兵部侍郎李昆往諭以
觀其變繼以都御史蔡天祐巡撫以安其心又
以都督桂勇搃兵以鎮其地代還舊搃兵江桓
以釋其疑廷議紛紛不一仍遣戶部侍郎胡瓚
率京邊軍數千屯駐宣府傳諭勇及天祐即取
首惡一時擒獲將盡而瓚欲稍振軍威飛檄將
有事大同城中大恐又復脅衆圍勇將殺之勇
之童僕死者十數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得
不死衆即願某為帥翁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
其擒賊及命下果能感奮取脅勇者幾百人
誅之邊城以安世廟規制翁之區畫為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文綺

鞍馬及宴於部時弟棠從子懋中皆為編修
預修史書棠進贊善懋中修撰同賜衣及宴金
帛有差蓋一家一時之盛云冬無雪上親致
禱翁方在告手札命作告文且趣出視事既
而大雪連日人皆謂上誠敬格天而翁調燮
之功亦不可誣六年考滿羊酒寶鏹賜如前
御製詠春及四景詩命翁恭和喜見天顏已
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上御平臺召對
忽遇大雨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

時以為榮獻皇帝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
蓋殿大學士白金文綺鞍馬賜亦如前又
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敬一箴成頌諸大臣
翁獨多其一累以疾辭上皆溫旨慰留疾再
作辭益力上警其志決特令馳驛還鄉子
懋賢方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疏乞歸侍
養疾上併允之且令疾痊照舊作養皆異數
也既而懋賢侍養數年則又遣之仕曰吾受
國恩莫報未究之志是惟在汝復酌酒以勉其

忠孝翁歸雖久 上常念之不忘乙未夏 手
勅特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宋比復如何言對以
尚健次日 詔起翁復用遣行人王獻芝促之
行可謂迎蒲車於渭水而錫靈杖於漢廷也翁
迎勅稽首曰老臣幸未即死願得終事 明主
遂於六月朔日冒暑發程復先馳疏以聞
上喜荅曰卿可兼程來朕寧俟卿見七月抵京
上方齋居即遣中使勞問翁奏對多切於治
理 上復大喜曰卿當獻正閉邪匡朕不逮既
又 召見便殿慰勞有加即日賜銀圖書一文
曰舊輔元臣自是日承 顧問御札稠疊數命
代祀先師孔子 帝社帝稷及時享捧 主廟
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咨詢拳拳於群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
天下大計又與一二輔臣協心竭力引用耆舊
光復化機天下欣 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
脾疾頓發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會大內 啓
祥宮訖工 上告成于 祖考翁捧 主內殿

復陪祭 欽安殿拜賜觀宮後苑薄暮出自右掖值夜寒猶少飲始就榻俄而伏枕長逝時十月十九日也在官在實日祇三月餘耳先是司天奏中台折又有星自文昌流入閣道化為白氣翁問寮友主何徵友曰文獻通考言當在將相翁默然不應是豈偶然哉方期效忠以資啓沃之益曾弗告病遽還造化之身人徒羨翁趨天子之召而不知其志主於行道人徒惜翁乘帝鄉之雲而不知其國爾而忘家計聞 上痛傷之輟御朝一日乃命徹懸乃遣臨事給溫明之器頒羽葆之儀 贈太保禮部以文昭文憲二謚上請 欽點文憲工部營葬兵部給舟仍差官護其喪還翁孝弟端直弘雅公清其天性也乃又充養有素真不愧於孔孟之徒而又何論乎管簫之亞也居常以祿不逮養為恨遇二親生忌輒悲慟不勝處衆弟友愛如賓而完弟則教之早應鄉薦得列官階遇姻戚禮意勤厚不以齒爵加入衣自命服外紉綺罕御然里巷歌

慕之者以為錦簇宮袍巧出天孫之織光橫寶帶神輸海若之藏然豈翁志所存哉先代諸墓舊以族人分掌而各述主之間有貧莫克舉者翁為出田輸其入每歲合族而祭以其餘贍族之貧者世業農歲歉輒減租或逋負即焚其券至濟寧見旅櫬在舟遭覆溺者厚資之以禫其歸即其細可以占其已矣少喜績文晚乃謝却惟靜養以觀化元所著自慚漫錄若干卷藏於家翁雖早踐清華而不輕棄寒賤執史筆而事編摩是非不爽秉文衡以司去取藻鑑惟精代言藹綸綽之文而輔政和益梅之鼎高竒勲於麟閣洽流譽於龜沙嘗深取李文正之言內閣機務重地事至四面俱當照管不可任意圖目前麟經嚴外交之制可語翁始義易列包荒之爻可語翁終生而童孺知名歿而士民失望通考之十六而舉於鄉二十而仕於朝四十而官居次相五十而位極人臣一登甲第三宣相麻歷事四朝周流五紀秉政九年壽臨七十同

考禮闈者二主應天鄉試者一
廷試讀卷者四門生半海內一經指授率有時名
諭祭者九壇四世舉於鄉者三人進士三人及第二人
尚書二人翁亦在其中
揔計鄉舉則八人矣
九在戚屬者尚書等秩不可勝計
成化甲辰正月翁會試北上道出
呂梁時伯父復菴君以都水主事在彼
管洪臨別語之曰若會試不第幸勿南歸
宜即入北監
明年代選翁首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
宋之不第而必令北監耶曰此汝遠

到之兆也
蓋吾嘗夢汝入監云
所得班簽乃保相彭公故物也
彭嘗由北監狀元及第矣
汝當勉力至丁未果以狀元及第
夫復菴君直以狀元望之已耳
豈知同為首相
同卒京師
同謚文憲
一夢而終身畢驗
為功名富貴不有前定哉
東谷張先生傳

嘉靖丁未送馬安人葬
至東谷先生墓
所見鄉人集紙旛
遠近足知俗厚而德可感人
墓在長白山山下
不惟草萊荒穢而且家事蕭條
為清白

吏乃至此極乎晉胡威清畏人不知父質清畏人知先生清名滿天下無心於人知雖欲人不知不可得矣有名昇者九世祖也任章丘與魯官遂家焉述善其曾祖名傑名題者則其祖共父也俱任陰陽訓術母翟氏以成化辛卯仲冬生先生先生有至性不苟同於人嗜酒似乎踈脫為文則極切實又能明理達意不徒傍經貼註而已父曾為上司委用領兵勦土寇逃避將加罪先生考其文可進意猶不釋取其牒課更佳怒之而罷其父之訓術父自以兩世相傳一旦失去獨居慨嘆不能已先生恐其憂鬱致疾思以笑語寬解之乃自外入門問曰聞天鼓有聲否父曰不聞也何以有天鼓聲先生曰為落大人官星故有此異耳父乃大笑是亦老萊子之意也從遊於鄒平表兄耿尚忠乃風流無忌憚人也善解書而師範不嚴群弟子多狎侮之者四書講義有名芥鉞者特之以為傳習之資先生以計取之從而輟講席者旬餘復潛送

還則又開講如故但有問即對耿止驚訝人心
義理偶同而不料竊其書熟玩之矣賈南塢為
祭酒說詩書依憑元集說及耕野管窺國子生
有托其親暗出之者後遂罷詩書既入復如前
猶夫耿之故事云弘治戊午耿中鄉舉留先生
以親且門人伏事左右不知其已同中矣將赴
宴着衣隨其後耿乃止之只在客寓等候先生
笑曰不能中魁元乃榜末亦不能掛名耶蓋耿
中第二而先生名在六十一至乙丑舉進士而
耿竟不能舉初次會試前二場文極如意臨三
場取策觀之箱中得妓者贈鞋遂哭而東歸卷
有美批圈點查無三場置之後以舉人在仕途
不亨通豈非造化者陰有以罰之歟東谷觀政戶部
借工部差為太原尚書周經營葬朱姓者惡其
挾勢不共神路該道百計啜賺不可得或暗以
鄉飲則應以常染黃袱數十好進本人家非有
德行者豈敢作鄉老與席先生竟以正言兼巧
說使之從周喜而嘆且服曰誰知竟成其事者

顧在醉酒人耶正德初授鉅鹿知縣人咸慮其或不勝任至則視民猶子而處事如家又出以簡易本以勤誠雖大得民心不免有拂上意順德太守屢欲責之賴二守力救免尋丁外艱服滿補任任丘縣值霸州盜起歲更不登乃脩城誓衆散積哺飢兵甲整飾四境恃以無虞未上任先在阜城守城任丘士夫以書速其來曰不顧本縣而乃為鄰縣代守何也來無幾而阜破矣殘破者多不止一阜城而已賊首劉六劉七聚衆野寺距縣二十里計日來攻城中大懼密遣一小卒假稱獻瓜聲言大水泛漲幾漂瓜又探者亦言有水決意棄城徑奔東北寺僧在傍佯作睡狀聞呼則驚惶口稱悞了爺茶問別有聞否則云不知亦一善逃生智僧也秀才有共齊青名素相識者并衆首領宿於其村飲間聲說實將薄城因水而止秀才告以張乃清官來有向益賊言官清而一縣皆清耶子女財帛惟吾所取耳賊退半日水消亦天幸也非善政有

以感致之耶序菴李學士後有謝詩云昔年相
與駐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
關中令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
復送行黃瘦一童捧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以
樊駙馬多收田租朴其舍人遂誣奏將繫逮即
有長老千人保辯得寢作首率衆者乃都御史
邊憲叔名仁素有義氣者也官柳為居民折取
將盡王侍郎讓其不為之主先生告以先仁民
而後愛物窮民斫木作薪採葉克食磨沫調湯
以救目前之急何可禁之因上救災四策多見
之行兵荒之餘恐人廢學多市書冊散之諸生
又葺補社學擇師擇民間子弟教讀其中縣乃
南北通衢士夫使客往來絡繹不絕以區處有
法供給從儉吏得着役民得安生不然鎖吏逐
民雖鷄犬亦不寧矣素仰羅圭峯文行高出一世
因其經過拜以為師御史至縣有失遠迎被
呵叱先生不以為意但云老大入此行巡按耶
巡鹽耶印馬清軍耶御史怒曰獨不見吾預行

紀功牌面耶先生因問賊去此幾何御史云約
有七百里先生曰若是七百里買功賣功者何
以知之誤殺平人者何以知之莫非有千里目
耶不自責去賊之遠乃責我奉迎之近御史更
大怒顧問左右此知縣有心風疾耶先生徐應
以非心疾乃心直耳行三坐五乃廩給米定數
時已支一日者遂退出二升不食而行先生亦
止送出郊外即告廻御史方欲搜索其隱細或
提問或叅劾乃以倒用印信被繫不數日復廻
先生乃接至交界跪於路旁又製綿衣造美食
懇告官校親自餽送及御史得釋遍告臺中云
不圖今日乃有古人如張某者訟詞願和解者
聽吏民但涉賊私雖至少亦必重罪之兩任四
年片紙不罰一錢不取衣惟粗布食惟脫粟妻
子俱不能堪只在家力田無隨任者鄉里近而
多有至其治者臨行所贈不足以為路費歸家
不惟無怨言反盛稱其廉德及百姓歡歌不輟
於口薦疏稱其廉介者獨多行取未至陞戶部

主事餉軍遼陽封還羨金於官既而監允臨清
權舟九江百事盡善一毫不染而在九江尤偉
觀府誌及入名宦祠可知其政矣贊寶滿前視
若土苴自然之清鮮有及之者此固誌中要語
也李崆峒時方緣事對客輒笑馮兵備俗不可
言張戶部不惟操守清而氣味亦清嗣後再加
之學問則全人矣舉人陳守仁上詩亦得其真
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公心水流萬折
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未滿苦告迴部繼者

黃姓托同鄉內閣得此委竟以貪敗丙子三年
考稱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妻封
安人妻乃訓導馬諒女有賢德諒以文學德行
重於鄉人歿今年遠徃徃有稱述之者考滿未
久越員外郎徑陞本部郎中宣府總督糧儲蓋
以邊地險苦又量才授任有此不次之擢耳南
部有無員外者歷主事俸久亦自陞郎中如南
大理無少卿寺丞亦以資深而陞僉都御史非
此二者而陞郎中及比寺丞陞僉都皆非立法

原意也先生知邊境錢糧又被中官侵渙托疾
辭行戶科叅其性偏執一情惟在酒搯守雖有
可觀應變非其所長對品調外為汝寧府通判
繼而兩郎中一則以錢糧不明監追一則為
武宗狩宣府得罪江彬已陞衢州知府召還不
得朝見罷歸由是觀之先生之托而得逃真有
先見哉在汝三月棄官歸止持葛布數端道經
同年熊遇家悉以白贈其子遠有陞檄到府乃
都察院經歷同知張經唆太守馮志申逃返其

檄先生在任丘最得人心為閔侍郎不協張氏
兄弟意以至有此先生聞之恬不為動但云久
無仕宦心彼雖捧檄至吾章亦必不往也嘉靖
改元詔求遺佚臨邑給事中李錫首以先生應
詔薦其才智可用雖善飲如劉伶而清節如陶
潛生共同鄉未嘗接盃酒之歡以見出於至公
奉欽命徵取遠居太安人喪免喪巡撫王克
封繼薦之吏部復行文催促上道久而不至丙
戌陞河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母在尚不欲出

今母亡決不出矣遂就東村為終焉計村在墓
西山水秀麗往則徒步雖驢亦不騎寄二履於
橋邊鋪舍內去則着之迴則易靴入城城門因
盜警以繩鎖攣之止留尺餘通往來先生不待
守門者啓解將鑽而入焉有止之者又有識之
者曰其得意處正在乎此嘗携數門人將遊其
村出城見路側有賣瓜六七枚者欲買以解渴
賣者索價太多門人中言瓜蒂甚鮮非省城
來必摘自貴園者園土極躁又有崖避風而山
不礙日省城止賣一次而此已堪用矣先生曰
當以君子之心待人據其貌非盜瓜者况衣不
藍縷又非貧不得已及抵村門人指其瓜蔓滴
水痕正如其數乃笑曰汝聰穎能料事然吾不
失為忠厚有人食其瓜果者見即潛迴恐食者
生媿但陰雨披簑頂笠荷鋤執鞭者滿書屋不
惟不斥遣且與之雜坐談農事素長於發明經
傳以其所長并幼而有得於耿師者授徒多所
成就如進士袁軒冕舉人陳德安其表表者也

乙未七月病洩泄至十月初三日極力起坐呼
酒命酌畢亟索陶詩周子通書置懷中昏仆而
瞑壽六十五貧不能殮殮不能塋任丘人聞之
賻之百金又軒冕適自官中來遂得舉大事兼
網紀其家事四子長志仁先生卒次利仁庠
生次守仁又次欲仁亦庠生女一適庠生韓伯
金亦先卒五孫子六孫女向在監胄日友有以
公罪刑曹提問者願附名其內朝夕相共且有
酒可得長醉數日後悶而思出獄吏止之曰非
待題本不可先生大叫無罪人何苦相拘遂題
詩壁間云也知縲絏非其罪未審何入子妻之
字畫麤拙墨跡淋漓見者咸目以狂人使酒雖
不至罵座人皆避之獨畏張文裕以其剛方能
面折入是非所在著能名累官巡撫都御史嘗
謂予曰渠雖相畏令其稍退則已如其酗酒不
顧亦將如之何值其醉時監友每招而逐之率
十招而一二往也予初第進士出使過家相會
於龍谿喬僉事處先生曰君為新郎人所敬重

喬許史記漢書文選三書怵不即與幸一言速
之喬聞而笑應之曰非怵也疾固也嘗欲一見
或有事商量則不可得或無事懶接客則日不
離門以書作贖欲其招之即來也先生曰若是
貽我三書東西南北惟命所之東則朝鮮西則
流沙南則交趾北則居庸關一生惟畏宣府耳
其善戲多類此先生外若和易而中有執持貌
似遲鈍而心實机變才力足以有為而不輕宣
露富貴不能無意而不為苟得自以為牢籠一
世而真情終有不可掩者人皆惜其一蹶弗起
而不知其三徵不就也人止羨其一廉如水而
不知其剖決如流也先生諱茂蘭字德馨別號
東谷邑人稱東谷先生而四方則直稱其名曰
清官張某云身後子孫貧而衣食缺遇諸途有
如丐者善人或因是灰心但一徵終一振縱不
即然已享美名而入鄉賢矣若夫以貪敗者
何止九江鈔關一黃彼謂人不當為善誣人者
也謂天道無知誣天者也傳終畧及此以告世

之人兼示先生子孫且自安貧竢詩云耳

袁西溪傳

袁西溪者風致詩酒人也諱公冕字伯瞻號曰西溪自其^祖柔由北冀東遷世為章丘人章以衣冠文物先諸邑歲多鄉薦士而進士科亦不乏人以攻時文得力如此西溪獨倡古文辭流輩翕然嚮風文辭亦非其獨能蓋本之家學孕蟾翁云翁即西溪父諱弼奉進士任刑部員外郎外謫仕止慶陽府同知有文名能識士於

未遇如李煙炯夢陽及同邑夏西埠廷芝是已母張氏元名臣斯立後也西溪生有異質長有殊才揮洒詩書摩弄筆硯以其所長著漢唐論斷萬餘言長老竒之願折行輩共交讀書撮其精華吐為文章蹕厲風發不蹈故常酒所酷好詩則其尤長也醉必抗聲高歌醒復放盃雄飲氣魄凌駕一世人有病其狂者惟識者曰胷中有物宜其眼底無人也其舉於鄉年方弱冠會試禮部名士咸拱手推讓及榜出獨遺衆論譁

然尚有待也豈料竟無一第之分哉其言談類
任象輿佃相貌類馬敬臣卿任嘗聞其善談欲
見之馬為會試房考官卷在取列批其詩義興
如賦題主考堅不肯取後乃自悔向以為此批
况貌相類而文更清勁耶大端雜作之功多而時
文之力少又酒妨事奪只恃穎性取功名命稍
不遂因而終身不錄耳弘治甲子鄉試其同年
穆伯潛孔暉中第一名柴元功世需第二王陽
明嘗並稱之一因純熟舉進士而官翰林一因
筆路漸生由舉人歷司務而為員外郎較之西
溪所得為多當時若非偏好雜作二君成就豈
在伯潛下哉然其自視亦不在人下特其所作
無殊古人柴作不多見見者俱罷官後賣文養
身之資而已袁集止南行近稿西溪二稿餘皆
散亂無為之編選者予雖有意索三稿亦不全
矣正德初年闈瑾聞其名款致之門下教其姪
輩遂力辭之雖賈禍不恤同邑貢士于翰辭不
得免然一毫不相干預求者積金滿前不顧也

璋誅查其片紙隻字俱無公論以是高之于儒
貌直心守節遠經生妻則其女也選次久踰乃
以嘉靖癸未除授汝寧府捕盜通判僉謂處非
其地西溪喜曰正其所宜前居是任者率舞文
破律教賊妄攀窩主以鉗富室規大利有時行
部百姓驚懼或履故輒至則詰盜安民外無餘
事張希者大俠也嘗殺人賄上下求解脫乃械
致于庭一訊伏辜斃賊酋張佐於獄既而聞他
盜有欲劫獄者人服其智境內自是有春耕而
無夜警矣董僉事以同年而不甚扶植翟青否
因同鄉而亟口稱獎郡僚有犯公議者勗以官
箴察雖陽善而陰實嚼之設譎辭問於臺察西
溪義不與直拂衣浩然而歸止携葛數端猶夫
東谷東谷貽同年之子此則折還債主城西七
八里故業在焉溪水環流清可鑿毛髮園中除
荒穢結亭臺有疇可稼有畦可蔬而又有浦可
蓮誦讀吟詠其中自謂吾痼已深雖和扁復生
安能浣泉石之腸而砭煙霞之懷耶曾納一椽

氏妾父乃在京猶棘人也恐為官累遣之後乃
作一小詞一追憶一代荅酒中向予誦為醒後
笑謂予曰夜來曾以拙作獻醜否予假應以未
也至喬龍谿家見几上有一紙取視之則其詞
也茫然自失此吾隱細之作避人知者何以在
此龍谿荅以適間李生口述而侍者手書之耳
西溪嘆羨以為只一遍輒能記之發身何難之
有此西溪初致仕而予為秀才時事也詞乃憶
秦娥愁漠漠春城過雨東風惡東風惡杜鵑哀
怨杏花零落桃源應悔當時錯秦樓更覺新來
薄新來薄不堪重醒斷腸天末愁脉脉隣鷄三
唱東方白東方白斷雲行雨杳無蹤跡鏡鷺怕
照離人色被鴛空拭嬌啼漬嬌啼漬不堪重醒
一番蕭索擬之周美成秦少游黃山谷諸詞客
可多讓哉論者以吾章有三俊謂東谷能官龍
谿能文而西溪能詩也由是觀之不止能詩矣
一日予在門外與客立談畢升堂見君與東谷
嘲戲死必惡疾務求方書所不及載者以相勝

予笑謂之曰戲太甚和而流矣向不曰壽滿百
或數百而顧以不堪聞者污入耳耶二君當各
享遐齡若其終來疾病固能預知之因指東谷
必是洩泄而西溪則閉格衆問何以知之一好
飲涼一好飲熱耳東谷既已如所逆料君後食
飲漸覺艱澁猶不知戒除夕夢有告之者急絕
酒尚可活否則無救矣次日拜賀元旦縣大夫
留飲晚歸索酸湯解渴自是勺水粒米難下水
入咽喉令人附胃聽之點點微有聲因熱酒乾

澁血路噤噎吐逆皆一症也歲前嘗謂相知者
曰夢中得句有云何處飛來玉一痕得非婦輩
素粧兆耶又云白頭憐老子鞍馬逐東風明春
吾其死矣至期果不起寔丁酉二月二十五日
也予言已兩有左驗而兩夢更有竒驗矣父寓
慶陽日將遣之從學於崆峒業已許之以事擗
未往崆峒在汴有人傳其十月見菊詩驚訝海
內亦有能詩如此者及問知出西溪手崆峒以
為無怪其然此嘗遊吾門者宜其類吾九日無

菊詩也門實未嘗遊從旁竊取則有之矣吾年
半百還加五一病奄然力不支造物何心容有
此平生多難更于誰冠裳苦憶諸公會文字空
留後代思最是西溪舊遊地春來花鳥漫相期
此其絕筆之作其崆峒病甚貽親友詩大相類
九泉有知亦必以曾遊其門為幸也配李氏同
邑人繼正劉氏壽光副使壁女弟崇冕善詞端
冕善書軒冕舉進士知河間府連枝競秀入以
為難况一家進士者二而鄉舉者六尤為人所
目矚而心慕一子六女身後女盛而子殤生前
官屈而名昌有文足可傳世雖壽年未登六十
亦可謂之遠而且長矣

涇野呂亞卿傳

真醇道學在關中可繼張橫渠者涇野一人而
已在我朝可繼薛文清者亦涇野一人而已
涇野姓呂諱柟字大棟既而改字仲木西安之
高陵人也居涇水之陽四方學者共稱為涇野
先生系出呂望後宋有呂世昌者始家高陵祖

彬卿莖日墮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為當顯於六
世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溥
配宗氏生先生果符卜言先生資性穎悟始就
傳於周尚禮習幼儀郎中高選見而竒之曰此
子他日必成大器不但以科第先人提學東田
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州即有志聖
賢之學危坐朗誦矮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
限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投宿於新豐
空舍內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其勵學後
當大魁天下明日試補廩生母宋卒哀毀骨立
既祥受尚書於高教諭傳孫行人昂既又遠從
渭南薛思菴克然有得相繼督學者楊邃菴王
虎谷屢試首多士拔入正學書院授以所學而
聞見益博嘗夢程明道呂東萊親為指授而義
理愈精于時有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為塾
師先生以禮無在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於荒
寺未幾聞父疾走還二公用驛馬追遂弗受疾
平移居於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不但叅政二

子而已辛酉年甫二十三中鄉試前名刻其文
明年下第卒業成均典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
次寇子惇安陽張仲脩崔仲鳧林縣馬教臣輟
舉業而講理學久之德業進脩踐履篤實蓋有
悅而不已人不及知者時或共他友習古知婚
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
禮耳先生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諱之弗恤也
孫行人歿為之服衰解送吊客戊辰會試以治
書中第六名據卷當居第一主考欲取一易卷

本房力爭不可得主考以為此劉養正也拆卷
乃邵端峯銳劉後佐寧藩謀反自縊死王陽明
以文祭之曰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錯乃
至如此君臣之義吾固不能宥子之身朋友之
義吾猶得以葬子之母特著其事以見世之取
士者勿徒徇虛譽而有玷科目云廷試讀卷官
見其筆畫端楷策冒仁孝字正合題旨遂以首
卷進呈武皇御覽嘉賞遂賜狀元及第康對
山為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雖佳惜力微不能

首薦子然子固已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已有成帙詩文集其春陰履霜等作不亞名詩而子畏其匡傳甚高古雖王漢陂補周語李崆峒擬趙高荅李斯書無以踰也入為翰林院脩撰經筵試場史局其職也進講竭格心之誠考校號得人之盛而編摩稱秉筆之公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凡饋遺非禮一毫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麗之者驟遷顯秩先生雖同鄉獨不出其門且却其賀禮瑾已不堪又因西夏構亂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則禍患潛消內外臣工可常保富貴瑾更惡其直欲殺之先生遂與何栢齋相繼引疾去向亦骨鯁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尾其後俱不得其過至半途返先生抵家數月瑾誅刑及大冢宰遺累陝之縉紳幾盡人以其服其智杜門謝客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為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先生跪

而願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而王廷
相尤剴切往拒宦寺已見卓識偉節年來學術
淵閎操持嚴毅正宜召擢大用以荅人心乃
起供舊職勸上勤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
萬民斯享臺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
一舉而取之可為深戒或曰元主云云傷於太
直先生曰昔賈山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矧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而吾獨不能為賈山乎疏
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覃恩封其父為翰林
脩撰承德郎母及繼母侯氏配李氏生封歿贈
俱為安人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
取迴鎮守太監尤為人所不敢言言雖中寢聞
者憚之仍以仕非其時求退途遇秋旱禾槁白
諸當路薄其征王虎谷為都御史願舉先生相
代父病侍湯藥夜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
痛哭嘔血將合葬母氏失其一指先生籲天號
痛若不欲生尋復得之土壤忽大雨如注跣擗
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至有泣下者葬畢廬於

中門外哭猶旦夕不輟自成服奠塋遷柩題主
以及卒哭三虞兼大小祥至於脫禫斟酌損益
各有儀注楊東江塋其父母及予塋母踵其遺
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
託交遊以三百金求書者先生峻拒之曰人心
有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
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薦其不當
久在家居適今聖天子入繼大統首召先生
遂幡然有用世之志次年壬午改元嘉靖與脩

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先生輪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奏宜着褻淡之服罷酒
飯之賜朝論黷之疏勸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
助其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共常布
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
志太平之業可不难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
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為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為己責因繫獄尋謫解州州判會知州
林元叔卒遂攝州事於是恤斃^獨減丁役勸農桑

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
移者可考也已又聚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
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
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奉迎其母孝養以為
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初御史杲為闕
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
節歌幽南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庶幾乎有
陶唐遺風矣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為

王佐之才迥出漢唐之上任陞南宗人府經歷士
民無慮千數哭送於至河干先生既渡河猶聞
哭聲琅琅乃口占一絕云試聽黃河東岸哭

為官向必要封侯去後州人感德不忘為之立
碑以紀其實塑像以慰其思連陞吏部考功司
郎中尚寶寺卿政務簡省得以閉門讀書兼設
教鷺峯之下吳楚閩越士從之者日有百餘人
時張相國應詔起用道經南都有醜禮為賀者
先生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姓張之甥也

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先生獨不往張嚙之
欲乘機罷其官乃以疾在告不得遂其私考績
北上至真定得陞南太常少卿即報還往時太常
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先生悉與寬免禁革
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
罷黜以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五
六年五六年間豈不三四轉乎然而皆散地也
乙未始入而為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跂弛不
振久矣遂道範師模嚴自表立敦禮讓勤講

習棄去一切煩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教者
即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
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肆之謂乃日刮
月剮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暮之間然曰敬
敷則又不可不謂之嚴矣古稱師嚴而道尊道
尊而民敬意正在此今世人才漸不如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
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流也先生立教雖嚴然
皆本躬行以率之正心脩身為本忠君孝親為

先每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示式有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其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為詩樂圖譜分日講解蓋禮以立之而樂以和之也禮讓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而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者不且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為自

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禮部右侍郎仍在於南自言眉淡不久近君其實心直不能隨世耳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先生曰望墓生哀只宜青衣角帶皇太子生蒙恩階通議大夫祖父俱贈禮部侍郎魏劉二祖母生繼二母及其配俱封贈淑人廕次子昀為國子生署吏部事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寅長走簡歛祭張故相乃以黨姦拒之且云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言有如此長

又榜曝夏相之愆先生以為聞之於朝可也
私示路人其可乎亟勸收其榜及夏問霍事應
以大臣當以容人為度故夏疑先生黨霍霍亦
疑先生黨夏後霍卒夏誅先生之心竟莫之白
上將躬視承天顯陵累疏勸止俱留中未出
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藉語
所在隨宜墜之朝賀禮畢尚未陞辭值天變乞
得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侯病
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飢則以俸餘賙其
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
宗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朵瑾流同
州務尋訪還其鄉侯卒哀毀亦不殊生母未及
葬以壬寅六月左臂癰發坐卧北泉精舍至七
月一日卒山斗失韜而洙泗無魯矣生則成化
己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四葬則甲辰七
月二十四日邑城艮隅卒日有雷火日食之變
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見者嗟異之曰吾鄉哲
人其當之矣哲人孰有如先生者哉吊者以千

計高陵人為之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
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上為輟朝一日
賜諭祭命有司營塋事未得贈官加謚反出端
峯邵太僕之下識者不無憾於禮官云日後從
祀孔廟雖不敢預必然提學謝少南郡守李文
昇已請之撫按祀之正學書院矣其致政而西
也人皆望其復起其厭世而歸也人皆惜其不
能復生千人之知不勝數人之擠眾口鑠金雖
百身願贖何益哉先生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

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鬚雖整秀惜
不多耳配李氏典籍崇先女共先生四德咸休
事詳三石齋世寧墓文中長子田由舉入任汝
寧府通判娶桑繼劉次子昀歷任右府都事娶
張繼王孫男田出者名師臯昀出者名師伊一
孫女亦昀出也先生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
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
事于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者未
嘗見有偷語惰容乃家之孝子鄉之善人國之

忠臣而天下之先覺天民也自來以狀元及第
不媿科名者宋有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
名執政而文山忠義尤烈我朝黃觀之死節
羅倫之抗疏康海之豪邁其共先生皆彰著在
人耳目者也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
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
劫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
可使明時有偽學之禁之風有問朱陸之學者
則曰初時同法克舜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
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先生雖講學應文
無虛日但非其人亦不願接九卿請李序菴祭
文同僚晚蔡鹽商墓志俱不之許先生上可庶
幾乎周之精程之正邵之大朱之著述不但橫
渠近可兼乎吳康齋胡居仁陳白沙之長抑又
不但文清且古今經生史臣騷卿墨客才子術
士詩伯文人豈少哉然或華而不實是而不真
其圓靈雖足以洞性命之原而檢迪之功或畧
於微隱其警辨雖足以聳來遊之慕而持循之

業或蕩於高虛其流至於假借延緣而標本殊
觀德教為二者容有之矣先生所著有四書因
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
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
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足以闡經翼聖紹
往開來乃仁義之精華而孔顏之道脈也其教
人也隨問而答其用入也因材而授嘗云學先
其所短用先其所長是以海內士溫恭者得先
生之讓方正者得先生之剛縝密者得先生之
慎清介者得先生之廉慈惠者得先生之仁堅
毅者得先生之節誠篤者得先生之忠警惕者
得先生之勤而善文事不足言矣使其得職銓
衡掌絲綸其所施設記止此哉世之不知先生
者但以為長於文而議禮者猶以偏於古文譏
之高麗使臣亦歆乞其文傳示外國且文果奚
從而生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言曰君
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
于事業美之至也至美者既在其中故至文者

自達之外而孟子論氣有曰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之間其稱大丈夫也亦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趙岐釋之曰淫者
亂其心也移者易其行也屈者挫其志也心也
行共志也皆美在也之所能無所淫移反屈然後可
以謂之直養而無害矣先生守堅力決心定神
閒視順逆常變如一又鍾以閑中風氣渾厚雄
偉剛毅奮強而直養將塞乎天地富貴為得而
淫之貧賤威武為得而移且屈之乎予之繼妻
其祖母呂氏乃先生近派流寓齊東奉族往來
甚厚都事君屢以書屬予剛定其集取其有閑
要者正留數冊簡便可傳文欲作一文詳述先
生事蹟集欲畧而事欲多顧其集三十六卷一
時不能卒辨先為之作一傳以副其意先生知
予以王漢陂馬谿田康對山三公之薦在京師忘
年共交別後音問不絕其贈予中麓說及簡札
集中乃不載何也其為予脾扁大書真得古法
先生已有名公狀志似不待鄙人矣因竊據之

亦惟撮其閔要重為一傳文不佳而事可傳也
脉泉李方伯存日嘗趨其成即當各錄一通一
寄都事君一焚脉泉墓上云

谿田馬光祿傳

谿田馬先生歿也趙尹狀其行楊司馬喬憲長
為之志且表之矣獨未有傳生前每有書來借
書勉予以學業兼有身後文之托傳非予為之
而更可屬之誰昔予使徐將行先生置酒作餞
以李愚谷相陪李既有事於下糧廳而先生方
在官寺未迴予則至其寓雖主人不在畧啜茶
啖果留一謝簡出門即為同鄉于工部留飲先
生復遣人邀致不可得次日問于夜來會何客
乃應以亦是餞予先生悵然如失走一吏追送至
三忠祠是後不復會談惟有代候及坐憶而
已近為涇野作傳見者以為太長此則縮而短
之惟無遺其生卒大節斯可矣先生馬姓理其
名而伯循谿田則其字共號也陝西三原縣人
父江隱居教授歿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母

妻皆贈淑人先生幼即敏慧馴雅長而凝重端
嚴老而練達和易望之如山嶽之聳觀就之如
春風之煦物自開卷讀書即經舉子業不屑為
而勵志聖賢之學從庠生雷鳴授易每遇雷拱
立道傍待其過而後行士人知尊重師道寔自
先生始會端毅公致仕子康僖以進士侍養有
餘力設教聚徒先生即遊其門得盡覽王氏家
藏書又因王氏父子得習聞朝家故典及儒
先性理與旨不徒虛事口耳真能體驗於身心

邃菴楊提學每^試奇其文稱為天下士年二十五
以春秋^科鄉試四十一始以毛詩^科南宮其孟
義已選入古文中對策大廷力陳真德秀得
義之岐坐此不獲及第猶不失為二甲第二名
即以舉進士之甲戌年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
調文選謝病歸薦起考功送母歸嘉靖甲申
復薦起歷遷員外郎考功郎中南通政又謝病
歸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即又謝病歸歸十
年仍復薦起南光祿無何又以引年致仕歸五

仕五己在 朝不數年退處恒數十年古稱難
進易退先生真其人哉居嘗自念曰身可絀道
不可絀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守經可
也友有稱其愛道重於愛官識者以為確論安
南貢使至京謂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願
一見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云志高尚不欲官
朝廷非有所薄之也使者嘉嘆去高麗使又嘗
執奏狀馬主事為 聖朝第一人才宜加厚遇
仍乞頒賜所為文使其國人作矜式又馬理文

章景明詩等語亦傳聞外國在吏部兩上書諫
止 武皇巡遊 廷杖幾死嘉靖初服率同官
伏 闕諫大禮亦杖於 廷 上意諒其無它
竟不深罪復其職提學副使魏校蕭鳴鳳唐龍
執政惡而欲去之先生昌言三者皆人傑也如
欲去之請先去理以為之倡闡瑾奸黨有莊禔
者曾首開查盤以禍天下乃百計夤緣欲復其
官先生執不肯從復奏請事下本部看了來說
凡如此 旨意限在五日內先生既不查行亦

不題覆東閣月餘廖冢宰曰此余故人在南兵部日嘗許之試為全其信如何會揚內閣亦言之甚力先生竟寢其事考察京官風裁愈厲常云搏獸先搏虎擒賊先擒王有附勢三人首點之其餘不職者亦鮮漏網雖翰林清貴亦去數人在通政司本狀赴訴有父訟子妻訟夫者以善言導諭之遂感泣而罷凡解送物料率先閉節中貴以致留難先生悉與釐革驗訖即收之而侵漁乾沒之患由之獲免此則在光祿時事

也先生官不久任又不當重任其政蹟可考見者雖止於此然海內知治心之學朝中有因心之治其陰相默助亦已多矣初居嗟峨精舍晚隱商山書院四方學徒從者日衆每令久而有得者轉相授受初至者必先令靜坐許時始與之言蓋曰預養受教之地云其為教既非信耳塗目又非掩耳閉目以窮理主敬為本讀書作文為末乃養身之菽粟而療病之藥石也隨材成就有受而無拒或縉紳過訪則與之談時

務遇村叟田夫則共之談稼穡人以是益欣慕
先生願得日侍或共夜坐得詩文者又願得先
生親書兩目不殊少年燈下猶能作小楷字其
篆隸有漢意雖西涯左贊不是過也書大扁尤
善遠近學士家無_不有年雖八十有二視履如四
五十者僉謂天將篤佑斯文或如文彥博年九
十猶平章軍國重事虜使加額稱嘆乃乙卯
季冬十二夜地忽大震死者數萬人而秦晉河
華之間為尤甚先生共其配同壓土窆中先是
嘗謂憲副薛應旂曰值明夷之象為火地之占
吾其不免矣先生素深於易豈固知數不可逃
耶商岩餘板築而涓水閑釣絲不亦重可傷哉
先生自成童以至垂老無一日不為學自筮仕
以至謝政無一日不講學座主之官尊也人或
敬之先生事黃通叅之死有如孝子之於親同
年之存者人或忘之先生於古編脩之後有如
慈父之於子或謂主司取人乃其分內事何必
德之深同年一時偶相值何必待之厚先生言

生我者父成我者師父之生子亦其分內事耳
一時同舟同館猶自有請况同年有兄弟之誼
世講之好耶自胡元微言之絕先生共何栢齋
崔後渠呂涇野力理其瀾可直繼濂洛閩閩之
緒自晚宋文體之腐先生共王漢陂李崆峒對山首
振其弊天下始知有先秦兩漢之文素又特好
古儀禮周禮時自步趨舞蹈習其文而求其實
至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共大明集禮
等參用之執父喪及劉嫡母李生母之喪閔中
傳以為訓先生初娶姜氏繼娶楊氏俱贈淑人
再娶張劉崔許四氏子一名希古希古以子服
與為光祿署丞封如其官總之五孫男四曾孫
一玄孫二女六孫女三曾孫女所著有四書註
疏周易贊義尚書疏詩刪義周禮註解春秋脩
義陝西通誌與詩文集各若干卷皆得諸精思
力踐之餘先生學行重四海遊從半三秦述作
傳百代聲名播四夷而慶澤可庇其十世子孫
生雖未得大用歿豈復有遺恨哉

中川王亞卿傳

中川王公予會試舉主也連日為相知作傳而舉主顧可無之况其子書來托此久矣傳曰公諱教字庸之祖由良鄉徙居祥符由祥符麗籍儀封父鶴質直好義娶孟氏生公器字恢廓體狀魁梧幼穎不凡與伯兄天叙自相師友才名早著人望攸歸雖云以治詩應試實則旁通五經肆筆為文一時學者競相傳誦郡國舉應尚主之選乘傳如京路出湯陰作賦吊岳武穆書之祠壁崔文敏見而竒之名由此起既而患瘍不與選識者以為天將留之以需大用也歲食庠餼最久試首邑生亦多顧數困鄉試至正德丙子中第六人年未四十衆已視為晚成嘉靖癸未廷試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當龍飛取士之首科列鴻漸于遠之上選授翰林院編脩為文學侍從之臣承命冊封藩王却其餽儀及復命即在內書堂教書尋充經筵展書會脩大明會典又充纂脩官應詔

獻 郊祀議復條陳十二事指切時務可措之
行九載秩滿陞翰林侍讀兼攝司經局缺負未
幾為 經筵講官接據典經曲盡悃誠每進講上
必為之注聽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翰院事便
道過家省墓焚黃以廷臣薦陞國子監祭酒至
則闡明經術以為教本撰述箴銘以示向方上
薛文清祀議以昌篤行多士正蘇胡之盛斯文
仰山斗之尊用之 皇太子命公以祭酒而兼
春坊祭酒兼春坊前此無聞乃今自公始陞南
京兵部右侍郎南京乃根本重地機司留鑰勲
茂維垣會戶部缺尚書兼署其事有軍餘辦料
價造運船事最困苦奏行集議持久不決乃以
鹽引餘銀代之貧軍得以息肩漕運因而濟
事辛丑表賀 聖壽觸暑感疾竣事急還鄉就
醫已無及矣十一月初五其觀化日也生在成
化己亥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河南守
臣以 聞蒙 諭祭一壇 勅工部遣官營兆
域至癸卯季冬三日葬於邑東黃岡之原配扈

氏累封宜入子四女一孫男三孫女四長子名
在乃以書索傳者歲貢生能文可繼書香者固
不止此子當先在此子矣公以嵩洛諸生一上
其策天子改容擢第八木天遊藝苑據其問
學發為文章其應制和敬一亭有詩瑞雪有賦
靈鵲白鹿有頌雩壇有樂章中宮有女訓

西宮

皇太后有致語他如伊尹辯讀史問荅

春王正月或問五經河圖洛書論擬古樂府漢
魏詩足揚治世之休文運之盛公著述多不存

藁嘗語人曰性命之學經濟之畧不可不竭心
力乃若辭翰於治教不無補然非所急昔人謂
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後諸子蒐輯遺製愆得三
之一耳乃釐為若干卷藏於家屢蒙寵賜
祖德詩欽天記敬一箴無逸殿左右碑銘悼思
戚懷王歌明倫大典大學衍義酒饌寶鑑白金
文綺更有數次公在史局最久自丙戌後為同
考官者三連為同考從來惟公一人秉筆編摩
克壇三長之誓持衡考校兼收多士之良文通

乎政能弘又遠之規官重以人停有延登之望
方貳省部柄用不遠乃一疾溘焉而逝此舉世
同惜不但中州人士而已不才如某久歸林下
無由上疏表胡震之烈墮淚拜鄭玄之門言在
耳而德在心拙文不足為報聊以塞其請而著
其槩云耳



